



新 據 之 稿

甜 蜜 記



甜蜜日記目錄

- 一 心驚今日是佳期
- 二 小姑不解偏饒舌
- 三 夜半無人私語時
- 四 誰無夫婿不如儂
- 五 夫婿情逾骨肉情
- 六 陌上花開緩緩歸
- 七 情到深時責備嚴
- 八 白晝消閒一局棋
- 九 與郎共唱定情詩

十 歸甯也要阿郎偕

十一 嫁後難禁思母心

十二 他字含糊舌未調

十三 春窗一覺風流夢

十四 待郎耐得半宵寒

十五 軟玉溫香抱滿懷

十六 與君佳句共千秋

十七 菱花鏡畔留雙影

十八 意中人卽畫中人

十九 幾分春色到眉梢

二十 人前那敢說風流

- 二十一 畫眉私比張京兆
二十二 看花頓起惜花心
二十三 溫言軟語慰郎心
二十四 春宵一刻值千金
二十五 驚散鴛鴦拍拍飛
二十六 深閨寂處數歸期
二十七 未屆歸期先惜別
二十八 春風淒絕子規聲
二十九 細雨紛紛欲斷魂
三十 叮嚀婢子好扶郎
三十一 欣逢今是歸甯日

- 三十二 春色惱人眠不得
三十三 小樓一夜聽春雨
三十四 夜闌暗地下燈花
三十五 春寒料峭動思潮
三十六 教書教繡度光陰
三十七 莫把相思寄紅豆
三十八 陶情且作檮蒲戲
三十九 偶沾小恙惹親憂
四十 弱妹還來黼繡花
四十一 有約不來心惻惻
四十二 華箋一幅訴衷情

弟妹相爭戲水圖

四十三 弟妹相爭戲水圖

四十四 青鳥銜來萬種情

四十五 得聞婦字暗歡欣

四十六 郎來反是阻歸期

四十七 瞞人私道相思苦

四十八 今朝陰雨天留客

四十九 重提歸事費商量

五十 奔車載豔人歸去

五十一 看郎郎更覺風流

五十二 昨宵往事喜重提

五十三 辛勤裁製小姑衣

甜蜜日記目錄

五十四 深宵枕畔談家事

五十五 病來郎意軟如綿

五十六 閒眺江千萬感生

五十七 隔牆有耳不提防

五十八 惱他待婢洩春光

五十九 探病舅翁冒雨來

六十 儂是情場得意人

新嫁娘之
甜蜜日記

林義順女士著

余不文。然好作筆記。深閨獨處時。輒將婚內經歷錄之於書。備異日之稽攷。茲編則專記嫁後狀況。與潘郎有密切之關係。室家之好伉儷之私。固不足爲外人道也。

一 心驚今日是佳期

陽歷三月十六日。卽陰歷二月十二日。俗稱花朝。時則天氣晴明。杏花怒放。余家懸燈結彩。女賓滿座。蓋是日爲余出閣之期。女賓之來賀余出閣也。十時許。同學吳愛珠女士。抱其週歲小孩。向余拜賀。孩見余不能作一語。僅啞啞而笑。余觀其天真爛漫。接之於懷。撫弄不忍釋。時鄰妹蕙英亦在座。語余曰。芬姊得佳婿。明年今日當亦有佳兒。俛抱也。愛珠附和之。相與嘲謔。余大

羞少頃。侍婢秋菊以禮服來。爲余易裝。時余臥屋中。女客甚衆。莫不嘖嘖稱余之美。余雖羞之。而心殊愉快。愛珠蕙英等。仍播其蓮花之舌。說短道長。嘒嘒不已。余則別有心腸。不暇與之鬥口。報之以微笑而已。無何人聲鼎沸。軍樂喧闐。門外兒童相呼曰。花車來矣。花車來矣。余聞之。寸心怦怦。跳躍不止。欲稍自鎮定。而不可得。時蕙英又拍余肩曰。芬姊嬌豔勝昔。我見猶憐。轉瞬潘家阿郎。將據爲私有。秀色飽餐。其愉快爲何如耶。余羞怯幾無地自容。既而同學王雪花胡襄蘋至。扶余登花車。蓋二人係余契友。送余至夫家也。余坐花車中。心頭小鹿頻撞不已。馬夫策馬前行。蹄聲得得。與前導之軍樂聲相應。和沿途縱有王胡二友好言撫慰。而余之心潮起落。實如亂繭。繅絲情緒紛繁。莫由整理。蓋余雖不甚拘束。而今日之事實爲破題兒。第一遭禮儀。既不熟諳。人地又是生疏。倘或舉止失宜。不將爲人所笑。正意慮間。忽聞羣

兒呼曰。新娘至矣。新娘至矣。時則人聲嘈雜。尤甚於我家。知己至潘第。車停少頃。有女嬪相二年俱少艾。引余出。徐步入結婚場。時余神經。奮亂。舉動似失。自由一聽女嬪相之所爲。俄聞司儀員高聲朗誦曰。新郎新娘入席。女嬪相即引余就席。時余頂披白紗。於紗隙中窺見面余而立者五六人。或則鶴髮。或則翩翩年少。蓋證婚人與主婚人及介紹人也。余側目左視。意欲一窺新郎風度。則被一女嬪相所阻。視線不能直接。回顧右邊。亦有一女嬪相在。並有二女童持花毬後隨。既而司儀員一一呼唱。由證婚人宣讀婚書。後即與潘郎相向行鞠躬禮。此後謝證婚人及介紹人等。都以一鞠躬了之。禮畢。由某君演說。洋洋乎數千言。不能盡記。其最後之扼要語曰。春宵一刻。值千金。新郎新娘好自爲之母。辜負此良好光陰也。時則賓都鼓掌。而余則羞赧不堪。兩臉甚熱。料此時必紅雲滿面矣。幸有白紗掩護。不致被外人所

見。繼由女嬪相等送入洞房。潘郎旋即外出。蓋恐人嘲弄也。余視手上表。時已四下鐘。送余之王胡同學。與余談片時。即告別而歸。余於是舉目無親。百感交集。時有女賓數人。與余作寒暄語。余惟唯諾諾而已。少選。日云暮矣。房中除紅燭高燒外。並開電燈。照耀如同白晝。親朋愈聚愈衆。目光都炯炯如賊。注射於余之身上。或且評頭品足。謔浪笑聲。俗不可耐。余心雖厭之。而又無如之何。既而數人挾一華服少年。至余心。知爲潘郎。甚願與之一晤。無如見面轉羞。不敢直視。急背身而坐。忽聞一人曰。勝安。豔福真不淺。得此如花如玉之美人兒。雖南面王。弗是過也。且看新娘眉尖頰上。十分春色。萬種風流。古人云。秀色可餐。斯語洵非欺我。我儕之來。未遑朝食。勝安。又不遽置酒餉我。若不飽新娘餐其秀色。更有何物以充飢乎。衆皆鼓掌。僉謂其人調謔之入妙。而余則厭之甚。詎若輩之厭余者。並不止此。潘郎

被其嘲嘩。卽邀之外出。款以盛筵。而若輩皆不肯離房。僉欲在房內飲。俄而碗碟陳列桌上。潘郎邀衆入座。衆強余與潘郎陪宴。潘郎允之。余迫不得已。遂就坐於潘郎之右。酒半酣。衆又強潘郎與余接吻。潘郎堅不允。衆勸之。乃親余額。衆大笑。繼又令潘郎握余手。潘郎伸手就余。余握之。衆又大笑。繼又令潘郎斟余酒。余與紅友無緣。難容涓滴。不二杯。而玉山頹矣。衆見余醉。紅潮暈頰。又嘲笑久之。語多俚鄙。不足記述。自是而後。余則醉態朦朧。衆所言皆不能辨。但覺其喧擾不甯而已。直至鐘鳴二下。衆始散去。潘郎亦出。時余神志少清。倚床而坐。房中闐焉無人。惟有花燭一對。爲余良伴。余思吳俗有暖房之舉。郎豈未知何隨衆外出。竟不復返耶。正沉思間。聞隔房老婦發其枯燥之聲。曰。安兒客已星散。可歸寢矣。余知老婦卽余姑。自其語氣間。推測而知之也。少頃。潘郎入。含笑語余曰。頃間狂客喧吵。卿得勿厭煩乎。余低頭。

無語惟略示笑容而已。潘郎就燈下寬衣。余不敢面郎而立。惟向之以背。中心則怦怦然也。此種心情。惟余一人爲然。耶抑凡爲新娘者。易地皆然。耶余不得而知也。潘郎寬衣竟。低聲促余寢。余漫應之。

二 小姑不解偏饒舌

三月十七日晴。潘郎先余起。以家中親友咸集。尙須招待也。郎既出。余徐徐起身。兀坐房中。頗形寂寞。忽一七八齡之女童入。呼余曰嫂。依余膝間。憨態可掬。蓋夫妹也。余以二銀幣與之。詢以名。知爲瑞芝。瑞芝得余銀。與余甚親。睭語余曰。昨夕哥哥與嫂並枕乎。何一端而有二枕也。余聞瑞芝言。急以一枕移置乙處。而面有羞態。恐瑞芝揚言於外。好事者又多嘲謔之。資料也。俄而一婢入。年可十三四。伶俐殊甚。見余已起。卽退出持盥水進。並向余請安。余以銀元一枚與之。婢謝不絕口。瑞芝告余曰。此吾家香兒也。余於是知婢

名香兒。少頃一中年婦入。爲余梳裝。余以身爲新娘。不得不分外求工。婦梳畢。余攬鏡自照。覺未工。緻命重梳之。婦意殊不願。余乃自梳。越一小時而竣。事後攬鏡照之。覺髮光可鑑矣。婦赧然而去。早餐畢。乃整理箱中物件。潘郎之衣亦妥爲安置。及日中。與潘郎祭拜祖先。並謁見尊長。多賜余銀幣。蓋觀儀也。午膳已。姑命瑞芝導余入其室。姑挽余坐。貌極和藹。語余曰。我家固宦者。後若翁性殊怪僻。黜華崇實。極喜樸素。深病富貴者呼奴喝婢之積習。而家中祇雇一傭婦。一婢女。別無書僮僕役。以爲苦乎。余急答曰。樸素乃屬儉德。係治家要道。兒在母家時。方提創。不用僮僕主義。革除驕奢惡習。井白之。勞躬自操之。何苦之有。姑曰。賢哉媳也。余知媳爲女學生。女學生之行爲。余素不贊成。不料媳之錚錚佼佼。固拔乎其萃者也。媳能是。余願足矣。余聞姑語。略作謙辭。姑又語余曰。余弟惠生。將於某日宴汝夫婦。循俗例也。彼家王

姓。惠。生。已。五。十。餘。歲。矣。汝。宜。以。舅。翁。呼。之。彼。妻。已。於。三。載。前。去。世。有。子。及。媳。年。均。二。九。亦。新。婚。也。子。名。振。華。媳。汪。氏。殊。賢。慧。與。汝。輩。以。中。表。稱。倫。惠。生。而。來。請。汝。輩。者。不。可。不。往。此。所。謂。人。情。世。故。不。容。漠。視。也。余。唯。唯。姑。又。續。言。曰。若。翁。無。兄。弟。我。又。祇。生。一。男。一。女。單。傳。者。已。四。世。矣。隣。居。多。異。姓。甚。貧。苦。寒。冬。荒。春。若。翁。必。以。衣。食。施。之。若。翁。嘗。言。如。是。者。已。三。世。矣。此。慈。善。事。業。爲。人。道。之。必。要。不。可。廢。也。今。我。儕。老。矣。家。事。將。委。汝。夫。婦。此。舉。須。繼。續。行。之。爲。後。世。積。功。德。汝。其。勿。忘。余。亦。唯。唯。聽。命。旋。卽。別。姑。歸。房。思。姑。之。話。益。敬。姑。之。爲。人。自。維。德。薄。不。可。及。也。維。時。賓。朋。紛。紛。告。歸。間。有。向。余。稱。謝。者。余。以。不。明。稱。呼。多。含。糊。答。之。俄。而。夕。陽。西。下。羣。鳥。歸。林。舉。家。以。婚。事。初。了。精。神。個。個。困。倦。晚。餐。竟。遽。就。寢。余。以。食。後。卽。寢。有。碍。衛。生。在。房。中。靜。坐。觀。書。潘。郎。則。蒙。被。而。寐。沉。沉。入。黑。甜。鄉。其。精。神。之。疲。乏。更。甚。於。他。人。此。何。故。耶。時。鐘。十。下。余。始。解。

衣就寢。郎於朦朧間微啓其目。且喃喃語曰。余頗倦。卿精神勝余十倍。卿何遲遲也。言已。鼾聲又大。作余亦默不則聲。深恐擾其清夢也。

三 夜半無人私語時

三月十八日。陰。昨夕通宵酣睡。潘郎精神已復常度。余私衷至爲快慰。天既明。郎欠伸而起。余以郎早眠早起。深合衛生方法。深以爲然。卽隨郎共起。郎曰。無事。盍少休。何汲汲也。余曰。夫唱婦隨。古有明訓。郎既起。妾何敢貪眠。興居雖係細故。然於此足覘大德。妾不敏。願天天隨郎早起。郎曰。若是甚佳。早起可吸新鮮空氣。大有益於生理。卿能是。卿之身體當益增健康。可預爲卿賀也。余笑頷之。是日親友既散。熱鬧之家庭頓形冷落。翁姑命余夫婦從事休息。故三餐既竟。無事可爲。卽偕郎入臥室。憩坐片時。郎寬衣而睡。余爲之脫履。蓋曾經滄海而後不復如前夕之嬌羞作態矣。郎既寢。促余共睡。余不

忍拂郎意從之。然爲時未晚。余輾轉反側不能成寐。郎亦復如此。郎曰。卿不遽入睡。殆亦有所思乎。余應之曰。妾不慣共人宿。今與郎共枕席。別有感懷。故華胥國裏好夢難尋。亦不自知其胡爲而然也。然郎亦迄未入睡。得勿與儂有同樣之感乎。郎曰。然。余未婚時。每見人家新婚夫婦。鶼鶼鵒鵒。形影不離。心甚鄙之。今覩卿冰肌玉骨。豔如桃李。且也秉性溫婉。殊足令人愛敬。乃知新婚之樂。有如此者。更不敢鄙視人家夫婦矣。余與卿之愛情。或且駕而上之也。不知卿卿心裏。此時作何感想。余曰。妾在家時。覺世間最可厭者。莫如男子。今而知男子之可愛。乃更有甚於女子者。然猶不解其所以然。郎能爲妾解惑乎。潘郎笑而不答。余旋悟所問之非。遽以他語亂之。乃曰。妾在閨中。聞郎才學高廣。文思敏捷。下筆千言。當非虛語。今而後。郎爲妾也。夫者。且可爲妾也。師矣。郎其毋辭。郎曰。卿之才。我所深悉。何敢云師。倘欲藉書藉以

澆愁。則書架上有情花一冊。叙多情人之成爲眷屬。情節離奇。文辭旖旎。爲出版界之尤物。閱之可以增進情場閱歷。余聞情花二字。乃余閨中所常閱者。卽語郎曰。得非某局出版之情花乎。郎曰然。余曰妾閱之熟矣。平時固手不釋卷者也。郎曰然則卿深得用情之道矣。宜乎來歸三天。事事深愜。余懷也。余曰此未必然。不過一知半解耳。郎曰卿毋過謙。試言書中最可敬者何人。最可愛者何事。卿言之。不識與他有同情否乎。余不加思索。隨口答曰。最可敬者爲小婢秋顰。蓋無秋顰之傳達情意。則張生與珩娘。無由通其款曲。迨乎珩娘家遭變故。父母雙亡。被惡徒強娶。又虧秋顰忠心一片。挺身代嫁。使珩娘得免於難。然秋顰卒至遇救脫險。未遭惡徒姦污。殆亦忠心耿耿之報也。其可愛者。則莫如團圓之夕。蓋珩娘家變之時。豈料有張生團聚之日。設秋顰竟代嫁。則更無團聚之望也。乃秋顰遇俠客之救護。而亦得侍張生。

配爲側室。在張生珩娘則恩情已報。在秋顰則奢願畢償。中秋夜宴。共明月而團圓。眞世間最如意之眷屬也。潘郎曰然也。吾亦云然。卿誠解人。先得我心矣。

四 誰無夫婿不如儂

三月十九日晴。晨起。聞鶻噪聲。瑞芝語余曰。嘗聞母言。鶻噪報喜。今日鶻噪他家必有喜信來也。時門外忽起犬吠聲。視之則二肩輿已置在院中。輿夫持柬入。云是奉王惠生先生命。來延新夫婦者。姑聞聲自廚室出。招待輿夫。饗以酒點。並顧謂郎曰。安兒。汝舅飭人來。邀汝等赴宴。不可不往。郎唯唯。姑復招余至其室。訓以赴宴之禮儀。曰風俗各處不同。必須如此如此。否將惹人訕笑。余牢誌之。束裝竟。旋與潘郎登輿往。郎輿前導。余輿後隨。沿途思索。姑訓覺言之有故。姑之愛余。亦云深矣。約四十分之久。已抵舅家。蓋余家離

舅第祇七八里也。輿停啓簾出。卽由表弟之婦款入渠之妝閣。時女賓甚衆。少者長者。妍者媿者。擁擠一室。表弟婦爲余介紹。一一相見。稍叙寒暄。余又懇表弟婦率見舅翁。則潘郎已先在。余拜見後。略致謝悃。卽偕表弟婦返其妝閣。坐甫定。一年方二八之女子。以茶進。余謝領之。女子名淑貞。某校高材生也。爲表弟之堂妹。互談之下。意頗相得。淑貞知余粗識之。無類以學問相切磋。余因知其好學不倦者。俄而席設。舅翁延余上座。囑淑貞與其嫂陪宴。恐余舉日無親。不免寂寞也。淑貞奉舅翁命。卽坐於余座之左側。余不能飲。執壺者某女士。屢屢強之。淑貞爲余告免。席間與余談往事。偶及古人伉儷事。淑貞卽語余曰。若嫂者。眞享盡人間豔福矣。安哥貌旣出衆。才尤驚人。且性情溫和。婉如女子。毫無剛強可畏之態。以嫂匹之。珠聯璧合。詢人間罕有之佳偶。嫂果何辜而得此。豈幾生修到者乎。羨慕之意。溢於言表。而余之心。

中益覺得意。蓋說到潘郎大足。增余興趣。此淑貞之所以羨慕不置也。然余雖得意。而淑貞心中之感想如何。則斷非我情場得意人所能推測矣。以淑貞之才之貌。非夫如余之夫。殊不足以夫之。然而造物忘才。慣弄情種。安能盡如人願。使淑貞得事如意郎君。一如余之愉快哉。余聆淑貞言。輾轉思維。幾忘回答。良久始曰。潘郎雖美。猶惜姊以蒲柳之資。殊嫌非偶。不無缺憾耳。賢妹才德兼優。貌尤出衆。異日定得佳婿。伉儷間之。豔福堪以預祝。淑貞聞余言。頓時面暈朝霞。默然無語。余之此言。不過應酬上之普通語。而孰知已足起淑貞之羞赧矣。回憶在家時。人或談及余之姻事者。余輒羞赧不與見。淑貞之作此態。正與余未嫁時同此心理。蓋亦爲女子者必經之階級也。余見淑貞羞急。雜以他語。而淑貞之紅雲漸退。俄而席散。致謝興辭。偕潘郎返。謁見翁姑。告以所遇。姑亦識淑貞。並契重之。別姑入臥室。卸裝竟。潘郎亦入。

脫其外衣。令余摺置。余告以淑貞羨慕之意。郎視余而笑。余亦以笑報之。郎出。余靜坐思之。覺郎之笑。真有限快樂。而余之報之。以笑亦復如是。笑之態。楮墨難宣。笑之情。一言難盡。此蓋所謂伉儷之豔福也。

五 夫婿情逾骨肉情

三月二十日晴。雄雞既鳴。東方漸白。枝頭好鳥婉轉嬌啼。一若喚醒我儕好夢者。少選日旭高升。陽光普照。映入碧紗帳內。余視郎面被日光。反照作淡緋色。益覺美麗可愛。時郎猶未醒。余輕輕起身。不欲擾其清夢。詎郎感覺敏捷。聞余起。微啓其目。見日光直射帳內。躍然而興。曰。昨宵夢裏何貪眠至此。向余微笑。此意惟余知之。局外人豈能揣測者乎。郎既起。香兒卽以盥水進。余洗畢。卽出室。趨謁翁姑。並以燕居無事。向姑索鞋樣。欲爲姑繡鞋。一則破房中岑寂。二則於姑前略表微意。姑止之曰。余製成之鞋極多。尙不需此。汝

新來。且連日頗辛苦。須休養。如嫌冷靜。此間後園。春花正盛。可偕安兒前往。消散也。余聞姑言。知姑之愛余。不啻余母。感謝而退。靜坐閨中。待郎不至。意頗無聊。俄而房外足音。蹙然。余意爲郎來矣。將起而迎之。詎來者爲小婢香兒。手持一函。云是頃間郵差送來者。余授而視之。知爲家信。折而閱之。知信爲余弟所書。係受母親之命。囑問余嫁後起居。信中寥寥數語。然母弟思余之切。躍然紙上。余閱畢而涕。蓋此間雖樂。拋棄慈愛之父母。離別親善之弟。妹。人非木石。能無動乎。急取華箋。作書覆之。書曰。

查弟青覽。三日不見。恍隔千秋。接閱來書。喜出望外。余居此異鄉客邸。人地生疏。不獲一見。至親骨肉之面。回念與弟依依堂上時。母親恆於針黹之暇。爲我儕講故事。此種况味。今已不復可得。然讀吾弟書。如與我弟躬親。色笑書中。並及母親云云。又不啻親覩母親慈顏也。姊思念

家鄉無時或已。屢欲言歸。承歡堂上。並與吾弟一罄別緒。無如俗例所拘。咸謂新嫁娘非彌月。不得歸母家過宿。非十二朝。不得歸母家省視。因此欲歸而止者。再爲我面告母親。再俟七天。例當歸省。日下興居無恙。翁姑頗垂青眼。夫主亦以禮相待。一切希勿罣念爲禱。此覆。並問近佳。姊字。

書成。香兒適不召而來。余乃出銅元六枚。囑香兒往郵局購郵花三分。粘之封面。投入郵筒。時方上午十時。預計下午三時左右。吾弟可接得余書矣。自是而後。壁上時計。聲滴滴。余分外關懷。余之目光。時時注射於時計。在夜間。寢息時。每苦時光之易過。至是則壁上時計。轉覺其遲遲行也。久而久之。鐘鳴三下。余噴嚏者。再不覺喃喃自語曰。余弟已接到余書矣。言時。郎不速。至聞余語笑。謂余曰。卿有手書到家乎。何對於卿弟。念念不忘也。畢。竟骨肉之

親勝於他人。余聞郎言。頗覺奇異。沉思者再。或者郎怪余與之太疏耶。回念于歸以後。郎之體貼無微不至。而余對之。殊落落並無若何之愛情。施之何怪。郎之嘖有煩言也。余乃不得不表示親愛之誠。笑曰。骨肉之親親矣。然終不能敵夫妻之恩愛也。妾未嫁時。知有母弟。今則母弟雖不可忘。而愛湮而其之能力漸漸爲郎奪去矣。在妾初不自知其胡爲而然也。郎聞言。卽親余額曰。我言戲之耳。非謂卿之不愛我也。余聞郎言。知郎深解余意。遽以弟書示之。郎披閱余弟書。拍案叫絕曰。卿弟年未成童。而文墨若此。天姿之穎敏。超出尋常萬萬。照此加鞭。將來必爲文壇健將。余曰。余弟雖聰穎。然郎譽之亦過甚矣。恐未必如郎所言也。郎曰。余非過甚言之。卿勿信。請觀其後。正談話間。而香兒以晚膳進。余歎曰。不料三時以後。光陰又若此其迅速也。晚餐竟與郎共閱小說。並頭花十時而寤。

六 陌上花開緩緩歸

三月二十一日晴。是日風和日麗。姑告余曰。今日天氣甚佳。汝夙居城市。得勿悶乎。可偕安兒往遊村野。藉以吸收新鮮空氣。長養精神。活動血脉。汝係學校出身。校中本有旅行之舉。汝其樂爲之乎。余唯唯。旋告潘郎。郎亦贊成。以二人出行。不免惹人注目。評語品足。種種可厭。乃攜瑞芝同行。使香兒隨之一。則可解沿途寂寞。二則免得人家認出新婚夫婦。有嘲謔之聲入耳也。出里門向南行。經數村落。紅桃綠柳。夾雜道旁。楊柳則迎風搖曳。桃花則滿露笑容。一若歡迎吾儕之至者。余至是頗覺心曠神怡。低語潘郎曰。鄉居之樂。洵超過城市數倍也。郎曰。然復前行。遙見一荒場。場中童子三五成羣。俱昂頭仰視。蓋競放風箏也。其聲泱泱然。瑞芝異之。曰。此何聲也。胡爲乎來哉。余曉之曰。是卽風箏。箏上有弦。風動而弦鳴。瑞芝仍不解。以素居城市。鮮至

野外初不知風箏爲何物也。郎乃爲之詳細指示。瑞芝始悟曰：是卽紙鳶耳。郎曰：紙鳶乃其總名，而以弦加之，則稱風箏。言未已，而已達目的地。數童子見余輩至，大聲曰：看新娘，看新娘。余頗赧然，彼童子眼光，何銳利若此。余雖爲新娘，而面上並無何種標幟，彼從何識我。意者鄉人裝束模素，而余則徧體綢衣，彼童子目中，遂視余爲新娘耶。郎覩余狀，知余不安，曰：此地多蠻童，可往他處去。余然之，而瑞芝香兒頗有流連忘反意，蓋欲亂童子之放風箏也。余與郎決然行，而瑞芝香兒遂不得，不行。離荒場約半里許，抵一康莊，道旁徧植柳樹，風景殊不惡。郎曰：卿喜歌乎。余曰：鄉村風氣未開，歌將被人誹議。郎曰：否不然，此地教育雖未普及，而小學校亦未必其無。校中琴歌，想鄉人亦聞之屢矣。未必多怪也。遂高唱春遊歌，瑞芝附之。余則唱不成聲。雖行人稀少，終有羞人答答之意。而郎與瑞芝，則愈唱而興愈高。雲淡風輕之聲。

傳入鄉人耳鼓。而鄉間男女咸集道旁。觀者如堵。郎恐余厭煩。乃不復唱。旋抵一村落。村前有大河。闊可數丈。河水不甚清。村人三四方張網捕魚。余等立觀良久。見網起而入網之魚。有高躍至數尺者。乃恍然於動物之無不自愛其身命也。郎頗羨之。向村人貸一網。如法捕之。亦得數尾。大者盈尺。小亦寸許。用稻稿貫其首。命香兒提之。郎既得魚。乃歸心如箭。蓋食指已動。急欲烹而食之也。於是循原道歸。抵家則時鐘已十二下。翁姑姑方倚闥悵望。待余輩歸而午膳也。香兒以魚示姑。姑喜曰。何從得之。豈購來者乎。郎曰。否。捕來者也。視魚小者已氣絕。而大者猶作跳躍狀。姑乃命傭婦烹之。不一時而竣事。陳之桌上。以佐午餐。其味鮮美。午餐竟。郎仍外遊。余以足力已疲。兀坐閨中。幸瑞芝時來作伴。尙不寂寞。郎去後。晚膳時猶未歸。姑盼之切。而余則口雖不言。郎心之念。郎實較余姑尤切。思潮忐忑。以爲郎固愛余。外界一切物。

豈能奪余之愛情。使郎拋却閨中人而不顧耶。正意慮間。而郎忽歸。告余曰。頃間出遊。遇同學某君。堅欲邀余晚餐。固辭不獲。致歸時已晚。想卿必念我深矣。余曰。余無所念。惟君母則望穿秋水矣。

七 情到深時責備嚴

三月二十二日。陰。昨夕以出遊之故。倦甚。一覺醒來。則已三竿日上。視潘郎好夢方濃。惺忪之態。令人可愛。因引其臂。吻之。郎遂驚覺。余深愧孟浪。遽爾道歉。郎曰。日光普照。猶復貪眠。微卿則睡鄉莫返。不將成懶惰之習慣乎。遂欠伸而起。盥洗已。則已九時餘矣。忽小婢香兒進曰。公子趣出。有客在書房內也。郎遂倒屣外去。余問香兒客相識乎。香兒曰。卽前者鬧房時出言最可惡之人也。余竊怪郎不宜交此無益之友。意欲俟郎至而規之。無如其人與郎絮聒不已。日亭午猶不去。郎且白之姑。具盛饌餉之。其人與郎對坐而飲。

觥籌交錯。狀似甚得。五魁六順之聲。不絕於耳。余不能耐。伺門隙窺之。知其
人顰頭鼠目。不類大雅。竊念。郎究年輕。於交友之道。鮮有經驗。不然者。豈肯
與之。結識耶。其人飲畢。且勸郎引入余室。余方攬鏡。見一莽男子昂然入。不
覺一驚。余本欲拒之。得於郎面。與之點首爲禮。然不願復處閨中。任他嘲弄。
於是避居姑室。詎其人絕不知趣。粧台上之陳設。被其翻閱殆遍。以致顛倒
錯亂。且踞坐余之臥榻。與郎嘵嘵不休。郎則談笑自若。絕不生厭。余忍無可
忍。命香兒招郎出室。其人乃隨郎出。仍居住郎之書房。恬然不以爲羞。郎既
出。余乃勸郎至姑室。詢若人里居職業。郎曰。彼吳姓名秀山。住某處。無職業。
余之忘年友也。余曰。人之生活。須賴職業。無職業者。謂之游民。決非善類。郎
何貴有斯友。而對之殷勤若是。郎曰。我不自覺也。余續言曰。余亦知郎之不
自覺。欲有以使郎覺耳。余言未畢。姑忽語郎曰。乃如何人。踵我門者。不知幾

次矣。時而向汝借貸。時而導汝賭博。時而引汝冶遊。汝與之交。金錢上之損失。姑勿論。長此不改名譽。恐亦將掃地矣。嗣後宜遠之。未可與之親暱也。郎無語。余欲以余姑之意。引而伸之。使郎及早覺悟。而郎竟辭姑而出。仍與其人周旋。俄而其人告別。郎送之門外。良久不返。余使香兒窺之。則郎已隨其人遠去矣。時方四點餘鍾。直至夕陽西下。郎依然未回。姑頗不直郎。余意亦不以郎爲然。晚餐畢。余渴念郎。而郎之踪影。仍杳然。余助女傭收拾一切。姑見余勤心。殊愉悅。惟念及郎之結交匪類。又若重有隱憂。並語余曰。汝頗賢慧。足愜余懷。若安兒者。別無大過。惟與惡人遊。頗足貽余戚。俟其歸。汝以善言規戒之。彼能悟。非特我家之幸。亦汝之福也。余唯唯。姑語畢。聞門外剝啄聲。香兒啓視之。則郎已翻然歸矣。余笑迎之。郎殊落落。俄而偕入臥室。余受姑命。將勸告郎。不得不先表親愛之意。冀郎之易于入耳也。於是談天說地。

故意與郎殷勤。郎亦慧者。知余將有所規勉。而與余亦故示親愛。揣郎之意。蓋亦樂聞余之勸告者也。時鐘十下。相與就寢。郎先啓言曰。今日某之來。卿似有怏怏意。得勿以某於洞房花燭時。太惡作劇。有以開罪於卿乎。余曰。否。人之貴有友者。能規過勸善。患難相助耳。若夫酒肉之徒。勢利之輩。與之交也。非特無益。抑且有損。如吳某者。據郎母言。導郎爲非。其人格尤在酒肉之徒之下。用是損郎者。至鉅。郎固聰明。一世何對於吳某。毫不加察耶。郎性快豁。好交游。天下豈無善士。而所交如此。不將貽識者笑耶。郎聞余言。點然半嚮。旣而曰。我知過矣。我知過矣。而今而後。誓與某絕。余知郎心迴意轉。心頗大樂。乃曰。某係小人。絕之過甚。亦非所宜。郎須日積月累。遠而避之。耳。不可一旦決絕也。郎唯唯。且贊余明白世故。自是郎對於余之感情益篤。人間豔福。洵莫與倫比也。

八 白晝消閒一局棋

三月二十三日。雨。余起身後。趣入姑房。告以規郎事。姑亦欣然。早餐畢。以天雨故。無事可爲。瑞芝出緞一角。勸余爲之繡花。姑止之曰。此緞不成材。繡之何用。枉費汝嫂心機也。瑞芝乃潛入余之臥房。待余至。將勸余製一玩具。余入房。瑞芝曰。嫂今日雨。頗苦岑寂。盍爲我製一物。藉以排遣。余許之。於箱中檢得絨繩一束。結成一錢袋。面結瑞芝兩字。並以小銀元數枚儲之。瑞芝大喜。連呼嫂嫂不止。午膳後。郎以雨故。亦嫌沉悶。與余商消遣之法。余出國文一冊。倩郎教讀。郎不忍拂余意。爲余授女工一課。講解明晰。視校中教師。尤過之。余卽誦國文不輟。郎坐於旁。時爲余校正字音。久之。余書頗熟。戲呼郎曰。先生。需背誦乎。郎笑曰。勿爾。背誦易傷腦。學校中久不通行也。余深然之。枯坐良久。郎出象棋示余。曰。與卿決一勝負。余笑曰。着棋無用。費心機。然不

忍忤郎。卽助郎佈棋局。郎讓余先攻。余取守勢。飛左列之象。郎取攻勢。卽移砲擊余當頭之卒。余跳馬守之。郎亦跳馬。余以一邊車路已通。亦取攻勢。出車捉其砲。部移砲於邊。自足。郎攻余守。郎守余攻。結果則各存一車兩馬。兵卒三。士象未動。難分勝負。時香兒在旁觀戰。渠亦稍知門徑。曰。是真所謂棋逢敵手也。郎亦贊余不弱。曰。與卿和氣重易一局可乎。余然之。於是重整旗鼓。郎堅欲讓余走紅棋。余不可。依舊作戰。結果郎負。然郎固妙手。勝之殊不易也。郎曰。我敗矣。余曰。郎讓我妾。豈真能敗郎者。郎曰。不容過謙。請再鬥。佈置既定。余不願勝。郎使郎殺興。攻守稍疏。不一刻。卽戰。敗。郎曰。互有勝負。堪稱匹敵。余笑含之。並語郎曰。妾願學圍棋。請郎易圍棋。郎一面收拾象棋。一面命香兒攜圍棋來。余取黑子。郎曰。卿每次謙抑。豈卿真不曉圍棋者乎。既作戰。余知郎長於圍棋。分外留心。閱半時許。而一局竟。余負三子。郎曰。此偶

然也。豈足云勝。重復決鬥。余心爲之危。而郎似襲余之故。智不欲再勝。余故意疏忽。局終而余勝。三子郎曰。真匹敵也。然象棋圍棋。俱足以傷腦力。消遣之法。軍棋爲佳。卿喜之乎。余曰。軍棋乎。佳則佳矣。然運用心思。不能如象棋圍棋之精密。郎曰。消遣之法。只須如是。於是易以軍棋。戲玩久之。互有勝負。既而宣告停戰。時雨猶未止。姑知余輩作棋戲。用心過度。腹中必飢。以油煎角黍進。父母愛子之心。若是其深且切也。食罷將近五時。天雨故已昏黑。余與郎靜坐閨中。瑞芝並來作伴。依余膝間。見余足穿皮鞋。強余爲之製皮鞋。余笑曰。是須購之肆。製是鞋者。別有工匠。余不能製也。瑞芝乃勸余入市購之。余曰。天雨且黑暗。不使出行。明日天晴。當偕妹入市。爲妹購置也。瑞芝曰。真耶。余曰。吾不願騙吾妹也。瑞芝大樂。出語姑姑。深責之。瑞芝泣。余聞而不安。招之入。慰藉者。再始轉悲爲喜。

九 與郎共唱定情詩

三月二十四日。雨。郎先余起。推窗眺望。曰。雨仍未止。真悶死人也。余曰。節屆清明。是以多雨。古人所以有清明時節雨紛紛之句也。未幾。瑞芝入。曰。嫂何未起。昨日許我之物。今日可以購買矣。余曰。唯。卽披衣起。瑞芝傍余不肯離。余梳洗畢。意欲俟雨稍霽。出而購之。以畀瑞芝。示余無欺妄之語。無如天不做美。雨非惟不止。且尤甚也。乃語瑞芝曰。妹乎。余非不欲爲妹置皮鞋。其如天公之作難何。瑞芝殊不快。蓋女兒心理。一不如意。往往如此。非特瑞芝爲然也。余又慰之曰。天晴。余必爲妹購之。母令母親知也。瑞芝見我有誠意。頗少安。時時呼余曰。嫂。余以無事故。思更爲之製一物。以悅其意。徧搜箱內。無原料可製。旣而得大錢數百。出示瑞芝。瑞芝喜甚。余用線紮成元寶一具。以畀瑞芝。瑞芝更樂不可支。曰。嫂真愛我也。於是瑞芝不復索皮鞋。午膳後。雨

雖止而街上未乾。尙不可行。郎亦不願出。移風琴入房。且彈且唱。意甚自得。余雖畢業於學校。校中亦有琴歌一課。而彈琴唱歌。素不近情。在校時每逢琴歌考試。余則託故告假。所以成績毫無。今以雨故。覺得枯坐無聊。聞琴韻悠揚。且係郎所彈唱。心更好之。乃勸郎教琴。郎曰。此何用教。想獨覽梅花掃臘雪數字。卿已習之屢矣。祇須多彈多唱。自能熟極而流。郎言已。起而讓余彈琴之音階。余雖稍得門徑。無如手足與口不能相應。口唱則手不能彈。而足不能踏。甚且足能踏而手不能彈。手足與口不相爲謀。覺學琴之難。有如登天。郎曰。先求手足相應。唱且慢。先練習音階。歌曲且慢。余從之。祇彈獨覽梅花掃臘雪七字。顛之倒之。倒之顛之。琴之發音。覺漸次和順而活潑。郎曰。可矣。乃授西洋定情歌曰。此無異我二人定情夕也。余微笑。彈數徧。音節亦合。郎又曰。可矣。卿試唱且彈。初極勉強。漸趨純熟。郎曰。吾故云不必教也。熟

則自能生巧。余以彈琴漸見進步。不覺興高彩烈。直至萬家燈火時。猶不願與琴分離。郎伴余亦歷久不倦。時天雨久止。瑞芝又憶及皮鞋。語余曰。嫂真欺我。今日天已晴。何猶不替我買皮鞋耶。余急止之曰。勿多言。恐母親見責。今日爲學琴所誤。明日午前。可引妹偕行。爲妹採購也。瑞芝曰。嫂多情哉。余不需此也。日來嫂已替余製兩物。余雖童子。豈貪得無厭者乎。余曰。不然。妹雖廉潔。我既許吾妹矣。不購則不但欺我妹。且自欺也。正言談間。香兒奉姑命。呼余輩晚餐。嘉肴雜陳。姑告余曰。是肴乃外戚張姓所送來者。張爲子完姻。余家送賀儀。未往吃酒。所以以嘉肴報。亦人情之常道也。是夕。家人團聚食之。雖香兒傭婦亦得入座。蓋余姑待人寬素。以平等視若輩也。此則他人所不能及矣。

十 歸甯也要阿郎偕

三月二十五日晴。麥林間鳥語鏘鏘。若深喜天雨之初晴者。郎起踏喜晴歌。命余唱。瑞芝來。乃與余同唱。興會淋漓。幾忘朝餐。姑命香兒以朝餐進。余卽偕瑞芝與郎在房內就餐。餐畢。辭姑挈瑞芝入市。爲購皮鞋。瑞芝得。樂極。余並購果餌與之。瑞芝益喜。旣歸。將入門。香兒告余曰。秋菊姐來矣。云奉老太太命。請奶奶明後歸甯也。余聞言。急趨入臥房。則秋菊已伺候房外。向余爲禮。余道入房內。詢家中近狀。母親無恙否。父親出門否。玉弟到校否。秋菊一一回答。知閤家平安。余亦甚慰。秋菊並語余曰。家中別無所苦。惟小姐嫁後。家人頓覺寂寥。時時思念小姐。不獲見小姐之面。個個引以爲悵。而太太則尤甚。余曰。易地皆然耳。余來此方十朝。雖蒙翁姑抬舉。夫壻恩情。而余之心理。總覺不若居家之安適。今見汝來。無任快慰。且因此得悉家况。余心益覺欣然。秋菊將繼續發言。而郎適至。秋菊見郎。行叩首禮。郎急止之。曰。文明

平等不須如是。秋菊乃以母親邀郎意告郎。郎婉辭之。曰本擬趨候岳父母，祇因家有細事不能行。只得待之異日。余知郎設辭規避，助婢相邀說得郎無可推却。郎始應允。秋菊曰：太太甚盼相公至，屈時當有肩輿來，早些光降，不可却也。郎唯唯。秋菊欲辭去，余留之。曰：午膳後歸去，未爲晚也。言次，姑已命香兒進午膳。比平時加二肴，蓋以客禮待秋菊也。姑之厚待秋菊，卽所以重視余。姑之爲人，真忠厚可風哉。秋菊婢女禮不能敢與余同膳，欲俟余食畢而後餐。余語之曰：不須如是。今日汝來此，代表吾家，爲此間上客。余姑已爲汝而添肴，足見另眼視汝。汝而客氣者，反而不受余姑抬舉也。余姑有知心將不快。秋菊聆余一番話，姑唯唯就座。餐畢後，秋菊又辭行。姑來止之曰：少待。有薄禮數種，煩汝帶回也。秋菊曰：小婢之來，並無微禮，太太亦何用客氣也。余亦婉辭之。曰：我姑格外優待，足使我家不安。正紛議間，而香兒已購

到禮品計罐頭食物十二種。秋菊再四推辭。姑堅欲無之。余乃謂秋菊曰。汝且帶去。諒余母必有主張也。秋菊乃稱謝而別。臨行並語姑曰。明後請相公偕小姐來。千萬勿却。姑諾之。及夕。余探詢。郎意。郎曰。且看後日。余知。郎又活動。勸之。偕行。俟其決定。而後就寢。

十一 嫁後難禁思母心

三月二十六日。晴。昨天秋菊至。觸動余歸心。晚間雖與郎共枕。然思潮起伏。不能入夢。今晨先郎而起。梳洗畢。天方明。郎呼欠。再啓目視余。曰。卿何早也。得勿歸心如箭乎。然今日尙非歸省之日也。余曰。否。昨晚早眠。是以早起耳。然此豈由衷之言。余之衷情。已爲郎所窺破。郎笑而起。接余吻。余亦強作笑容。既而郎整衣出。早餐後。猶不見郎踪影。余心訝之。詢之姑。曰。得勿故態復萌。仍與惡人相周旋乎。姑笑曰。否。余遣之入市也。日亭午。郎攜禮品歸。姑一

一檢視。曰某物佳。某物殊不良。乃選佳者數種。命郎攜入余室。謂明天歸省。以之贈余雙親者。余謂姑曰。秋菊之來。已帶歸禮物多種。今又益之。不將令家父家母受之有愧耶。姑曰否。昨日之禮。爲我家所獻。今日所購。是明日安兒往汝家。用以孝敬岳父母者。此亦人道之常。未可忽也。余聞言。知姑深於世故。爲之歎服不置。午膳後。郎又外出。余猶處閨房。頗苦寂寞。欲報瑞芝作伴。則又徧覓不得。蓋瑞芝稍有感冒。已偃臥榻上矣。招香兒。則香兒亦奉姑命。至戚家送禮。家中僅翁姑與余三人。翁姑二人。素以愛好著。噥噥唧唧。跬步不離。余居房內。影單形隻。有如冷宮妃子。豈不悶死。然處此境地。歸歟之思。益更油然而起。思夫在家之日。與母親影形不離。間暇無事之候。則母親或以糖果餉余。或以女工教余。或則命余學書算。或則爲余談故事。從未有寂寞無聊如今日者。縱明日此時。已得覩母親色笑。然斯時僅二點鐘。預計

明日九時啓行。十時到家。尙須經過二十小時。然後得親堂上顏色。此二十小時。在平日過之甚易。今覺過之甚難。况郎之出外未示歸時。又足動我愁緒。苟郎不他去。與余鱗鱗相隨。則無聊之光陰。又覺得容易過去也。籌思再四。而兩臉微熱。延及耳根。不覺動迷信之念。乃出萬寶全書。檢視面熱耳熱之法。主有人思。於是恍然大悟。蓋明日歸期。余母斯時。已預先準備。而心必念余也。念余在家時。母以廚娘烹飪不工。每以已煮之物。命余重烹。而時或贊余爲女易牙。於斯時也。母必爲余將偕郎至。而預備酒筵。或因廚司之難覓。而思及余。此必然之事也。若是則余明日須早往。否則所煮之物。不能適口。一則失余家面子。二則使郎難以下咽。二者余皆不忍。思至此。余頗焦急。姑以余寂處深閨。久不外出。驀然入余室。余以思潮起落之故。神志昏迷。抬頭見姑。不覺大驚。幸余之神經。素稱敏捷。見姑至。卽能鎮定。起而迎之。姑與

余談久之。時方薄暮。而郎亦歸。語余云。明日偕卿歸省。余以衣服不稱。恐惹人評議。因於飯後至衣店內。購得稱身之服。言時。出衣示余。余視之。爲藍縷紗長袍。元色京緞馬褂。衣料雖平常。而寬大適合時宜。因向郎作笑容曰。良佳。佳。姑亦謂此衣入時。明日抵岳家。有人看新相公者。可免却背後嘲笑矣。斯時。余心頗快。以郎既特地購衣。當可與余同行也。俄而晚餐。餐後。姑又與余談良久。並囑余代候余母。姑之熟於人情世故。誠他人所不能及也。歸寢後。郎與余分外親熱。謂渠至我家。明日爲第二遭。鄰人來覘。丰采者。當亦不少。屆時。羞澀之態。不亞於余之出閣時也。余曰。男子之臉。豈女子比。郎慣列大庭。廣衆問。則亦何羞之有。郎曰。男女平等耳。女子如是。豈男子不然哉。余與郎辨論久。郎詞窮。蒙被而寐。未幾。卽入睡鄉。余則歸心甚切。身雖與郎寤。魂靈兒早已飛到家鄉。而與母弟輩歡然道故矣。一枕思量。三更已盡。而

余猶未能合眼。視郎則華胥國裏好夢。正酣滿面春風。令人心醉。余情不自禁。頻頻向之接吻。郎似醒非醒。喃喃曰。卿忘倦耶。盍睡休。明日早起。偕抵卿家也。

十二 他字含糊舌未調

三月二十七日。晴。余昨宵思慮過多。遂致遲眠。晏起。朦朧時。郎拍余肩曰。卿忘却歸省期乎。余遂起。則已日上三竿矣。早餐後。方從事裝束。而余家已遣肩輿至。輿夫出請帖。蓋用以邀郎偕往者。余以授郎。郎曰。何客氣。乃爾裝束既竟。偕郎辭別翁姑。翁姑無他語。惟囑早歸而已。余唯唯登輿去。郎輿在前。余輿隨後。輿夫大展足力。行殊速。然余狀恨其遲也。既抵家門。余弟呼曰。姊歸矣。姊歸矣。余出輿。弟就握余手。與郎相將登堂。拜見雙親畢。依次見衆戚。母挽余入室。而郎則由余父及戚友伴之。余隨母入。見舊時臥室。依然如故。

觸景興懷。頓生感喟。坐甫定。秋菊入拜。余見之。如見親妹。挽之坐。洵以日前途况。秋菊曰。一路平安。足慰小姐懸念。余對於余母。欲有所言。而期期不能出之口。蓋母女相離。至今已十有二天。此十二天中。離情別緒。宛如亂絲。正不知從何說起也。而余母亦復如是。默然不作一語。良久。余母始語余曰。我兒去後。余甚思念。蓋惟恐兒有不如意事。則人地生疏。誰能爲兒計者。兒在夫家。亦有所苦乎。盍語我。余曰。兒惟不見雙親顏色。頗以爲憾。他無所苦。余母曰。我輩甚健。可勿念。若翁若姑。視兒何如。使女僕婦足供驅策否。余曰。翁喜儉樸。家中少傭役。然余亦安之。姑甚善視余。直不啻余母也。母又詢曰。壻也何如。余頓時紅雲上臉。嬌羞無以對。僅說一他字。已囁嚅不能語。母曰。兒母羞。速語余。免得余顧慮。余乃對曰。他亦甚善也。母曰。若是則余心慰矣。余弟忽入。語余曰。弟不見姊。寂寞甚。幸今日姊夫偕來。余將要求姊夫速還我。

姊不許同歸矣。苟姊夫而愛我姊者，可邀之同居。我儕昕夕遊玩，多一伴侶，不尤佳乎？母視余而笑曰：「豈兒憨態猶昔然？其語皆出至誠，亦可愛也。」余曰：「然。挽弟依余身畔而撫摩其首，愛之不忍離。既而午極饌豐，蓋余父爲余輩至，特地置備也。四時許，將告別而返，頻行。母又訓余曰：『姑雖善視汝，勿因親愛而疏孝道。婿雖善視汝，勿因恩情而生狎暱。事姑宜慎，事夫宜順，勿失婦道。』余心安矣。余唯唯，仍登輿啓行。至卽與郎見翁姑，然後入房內更衣。郎笑語余曰：『卿今日笑逐顏開，不復如昨日之愁悶態矣。畢竟至親骨肉，較愈於素不相識之……也。若母與卿談半日，亦曾問及被個郎欺侮否乎？』余笑應之曰：『母知郎愛妾亦甚感。郎何至以此爲問耶？』郎笑而出。余亦出，匆促問母，囑余帶歸之禮物，忘獻之姑。僅僅置於堂之几上，殊不足以表示余家敬余翁姑之意。余乃手持禮物，送之姑處。曰：『余母云：『屢受我姑厚贖，此箋箋者，不』』

足云報聊盡微意云爾姑謙而受之

十三 春窗一覺風流夢

三月二十八日。陰。余二日前思親歸省。精神勞苦。昨日入夢後。不遽醒。今晨旭日窺窗。余猶在睡鄉。朦朧間。聞有人談笑聲。郎急止之。蓋恐其驚余好夢也。余卽欠伸起曰。毋傷也。妾已醒矣。郎驚顧曰。得母爲香兒驚醒乎。卽欲責香兒之粗魯。余曰。否否。妾固自醒。於香兒何尤。言時卽下床。郎知余精神困倦。遽然而醒。終不慊於香兒。香兒似亦深悔孟浪。不應在余臥室外。與傭婦談笑也。午餐後。郎挽余入室。謂卿未酣睡。今午無事。盍寢休。籍以長養精神。余曰。當晝而寐。將與朽木何異。郎曰。偶一爲之。亦何傷哉。敦促者再。余不忍背郎好意。遂仰臥於藤榻上。郎則坐於妝台之畔。翻閱小說。余以倦故。竟爾入睡。恍惚至一處。見一樓房。宏敞壯麗。入其門。則匾額林立。梯而登樓。則窗

明几淨。陳設美麗。旁有一榻。角枕錦衾。極其雅潔。榻中一少年。內向而睡。不識其爲何如人。惟其左手則微露於被外。手指極長。頗清秀。其容貌之姣好。可以臆度。不禁私念曰。誰家嬌娃。得配個郎。豔福不淺矣。余心愛之甚。痴立呆視。已忘身爲女子。否則以青春美貌之女子。而私入人家臥室。偷看少年獨睡。不亦迹涉嫌疑。而貽人以口實乎。俄而少年欠伸曰。今午無事。盍寢休。余聞斯語。神經頓受特殊之感觸。豁然省悟。私念曰。斯何語。歟。非潘郎之語。耶。斯語也。出於潘郎之口。入於余之耳。余與郎外。無第三人。得而聽聞。何彼亦知之一個。悶葫蘆。終難打破。欲呼少年。而一識其人。則身係女子。况又爲新娘。豈容唐突。乃爾。苟潘郎而知之者。不將訝我爲不貞耶。然余與郎之閨房絮語。果何由而漏洩春光。豈少年與其所愛。亦曾有此一語。彼則念念不忘。致成夢幻耶。離奇怪誕。殊足耐人尋味。忽榻中人躍然起。視之。潘郎也。不

禁驚喜過望。憶余之臥房佈置。非若是頃間。方倚於籐榻上。今則籐榻安在。卽余之粧奩。亦不得見。則此非余之臥房可知。郎胡爲而在此。視郎狀。泰然安臥。一若此間固係家中臥室。絕無可疑者。然郎旣起。語余曰。卿眞我愛愛我良深。我其何以報卿。言次。脫其指上鑽戒。加之余指。其和易之態。令人可親可敬。而其眉目風流瀟灑。令余心醉神痴。搖搖不能自主。情興方濃。忽聞怦然一聲。余驚醒。則見香兒侍立於側。而余身仍在籐榻上也。香兒語余曰。少主人有事外出。命婢在此伺候。少奶奶起居。少奶奶午睡良久。得毋受寒乎。少主人曾以線毯覆少奶奶身上。言次。郎歸。余甚喜。爲語夢境。頗以爲奇。及夕。余以酣睡已足。又不能入夢。幸有郎共臥。郎精神飽滿。與余喁喁然作長夜之談。蓋郎知余不能入睡。恐余寂寞。故多方與余周旋。郎之體貼余者。可謂無微不至矣。

十四 待郎耐得半宵寒

三月二十九日晴。是日郎友李君爲其母奉觴上壽。郎於十點鐘時別余出。蓋赴李家祝壽也。臨行語余曰：今日李母壽辰，彼家甚熱鬧，高朋勝友，勢必作竹林遊，余不能不應酬。且余與李君爲摯友，渠必囑余任招待之責。余實無可推辭。今晚歸必遲，卿勿待我，先睡可也。余唯唯。送之臥室外，叮嚀曰：可速則速，妾當秉燭以待也。郎曰：勿爾，勿爾。且語且去。光陰梭過，轉瞬已夕照銜山矣。轉瞬已夜闌人靜矣。壁上時計，鏗鏘報十二下。余以郎未回，不欲先睡。兀坐多時，覺手足畏寒，乃登牀，覆被於身，倚枕假寐。靜待郎之歸來。久之，郎仍不歸。余則倦眼朦朧，行將入睡，乃啓帳中電燈，出伉儷福一書，就燈下窺之。無如心有所思，書中趣味雖佳，視而不見。轉覺毫無趣味，乃擲書於桌側，手支頤，推想郎之久，久久不歸之故。念郎自與惡人絕交後，往往早出早

歸○從○未○至○一○處○而○流○連○忘○返○者○今○日○難○爲○李○家○幫○忙○然○時○過○午○夜○豈○衆○賓○未○散○尙○在○呼○盧○喝○雉○間○耶○聞○李○家○素○尙○節○儉○當○知○光○陰○之○可○貴○壽○事○已○了○何○至○留○此○衆○賓○作○無○益○有○損○之○遊○戲○以○消○耗○可○貴○之○光○陰○耶○然○郎○臨○行○時○固○明○知○歸○時○之○晚○而○囑○余○先○睡○者○則○郎○之○不○歸○當○有○實○在○不○能○分○身○者○交○際○場○中○自○宜○隨○從○衆○意○令○郎○於○斯○時○念○閨○中○人○之○寂○寞○拂○袖○先○行○不○將○貽○人○訕○笑○耶○然○則○郎○之○遲○遲○未○歸○固○在○意○料○之○中○時○晚○矣○余○何○必○待○之○正○躊○躇○間○聞○有○足○音○登○梯○而○上○直○抵○余○之○寢○室○外○余○乃○轉○憂○爲○喜○私○忖○曰○倚○枕○待○郎○過○半○夜○矣○今○始○歸○乎○汝○閨○中○人○幾○望○穿○秋○水○也○趨○而○至○門○後○拔○關○啓○之○則○入○門○者○大○失○余○望○蓋○郎○之○母○而○余○之○姑○也○姑○見○余○未○睡○微○露○寒○狀○急○詢○余○曰○媳○得○母○畏○寒○乎○安○兒○何○猶○未○返○然○夜○深○矣○媳○盍○睡○奚○必○待○之○余○唯○唯○然○余○當○未○嫁○時○好○獨○宿○而○不○慣○與○人○共○眠○自○嫁○得○潘○郎○後○適○成○一○反○比○例○蓋○一○夕○無○潘○郎○實○不○能○安○

枕而臥也。斯種狀態舍郎外無有人知之者。姑雖親亦未便以斯意告之。余是以唯唯答之也。姑去。余倚枕如故。然精神有限。昨宵既與郎作竟夕談。故待郎至。是不覺倦極。俄而已至。睡鄉恍惚。聞郎叩門。則又驚而醒。正欲起而啓關。則郎已盈盈至。余前曰。勞卿久待。我知罪矣。余曰。郎在外。妾自宜相待。雖終夜亦所甘心。况猶未至此乎。郎握余手曰。李家賓朋多。余任招待。以致遲歸。累卿多矣。卿真我愛也。余曰。郎母然。郎不歸。妾固不慣獨宿也。於是爲郎解衣。相將就寢。郎猶頻呼累卿不置。

十五 軟玉溫香抱滿懷

三月三十日。晴。郎黎明卽起。余曰。昨夕遲寢。今何起之早也。精神得勿困倦乎。郎曰。昨日李君約余至其家。收拾壽堂。十時後。表兄家有事。邀余面談。余許之矣。計算爲時匆促。非早起不能踐約也。郎既起。余亦隨之起。郎盥洗出。

余寂處閨中。頗覺沉悶。少頃。瑞芝與鄰女芳型。持七巧板至。勸余搭成七種物狀。藉余此排悶。午膳後。芳型又來。倩余教刺繡。余不獲推辭。循循善誘之。芳型殊穎悟。大有舉一反三之妙。余出言贊揚之。渠殊快慰。學繡益勤。及暮。已繡成鴛鴦一幅。生香活色。儷然欲飛。郎忽入。見鴛鴦。戲謂芳型曰。鴛鴦雙飛。雙宿。妹將來嫁得郎君。後當如此。鴛鴦。芳型天真爛漫。情竇未開。殊不解郎之語意。勸郎明言其故。余止之曰。此胡說也。郎昵余而笑。芳型亦去。俄而香兒進晚餐。余僅食一盂。郎見余減食。頻頻詢余故。余曰。前昨少眠。稍覺困疲。殊無意進食耳。既食畢。郎即促余眠。曰。余碌碌兩日。亦倦甚。非早眠。不能回復精神也。由是相與就寢。不一刻。沉沉入黑甜鄉。一覺醒來。則已夜半。回眸視郎。則方張其睡眼。眈眈視余。時房中電燈雪亮。余謂郎曰。君未識我耶。目灼灼奚爲者。不將令人羞慚無地耶。郎笑曰。正惟不識卿。是以注視卿。燈

下美人益顯媚態。今夕視卿，覺得冰肌玉骨不染纖塵。茂陵風雨病相，如將以消渴死矣。余曰：郎夢嚙耶？何作此輕薄語，不堪入耳。我儕恩情甜蜜，關係至深，在百年不在一夕。如急色兒之輕薄態，豈容加之牀頭人耶？郎聞言殊大悔，急向余謝過。枕余臂而吻余額，表示親愛之至誠。余則擁郎而眠。喁喁半嚮，心中愉快楮墨難宣。詢不足爲外人道也。無何晨雞三唱，天色微明。郎欲起，余愛郎不忍釋，挽之眠。偃倚郎體，又復沈沈入睡。及醒，則晨曦窺窗，鐘鳴九下矣。余猶緊抱郎，郎推余起曰：卿何貪眠若此？時光不早。昨宵已酣睡，身體當不復疲倦。盍起休，否則香兒輩柳條多口，將宣揚於外，而悠悠之口勢必笑余輩爲色中餓鬼也。余乃釋郎，然余心猶依戀，不忍舍也。噫，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殆個中况味足以醉余心而奪余志耶？何向者見男子而畏懼，今則戀愛之架如膠，段漆莫可分解耶？女界同人，凡爲新家娘者，不

知與余同樣否也。

十六 與君佳句共千秋

四月一日。陰。昨宵貪眠。以致宴起。早餐後。余不欲外居。挽郎共坐閨中。相與閱疑雨集。品評久之。郎知余能詩。曰當此養花天氣。後園春花怒放。嬌豔奪目。盍共吟一章以贊頌之。余曰善。郎其先吟。妾當繼續。惟貂裘之後。續以狗尾。殊覺不稱耳。郎笑曰。卿何多讓。稔卿才。未及領教。今也試之。必令余拜倒也。乃取花箋。振筆而書。書竟。以授余。余受而視之。則紙上有七字。書法工秀。其詩曰。『桃花萬樹柳千枝。』余乃搜索枯腸。以求相當之詩句。久而不得。而郎頻促余。余心怦怦然。已紅上眉尖矣。忽有所得。乃援筆而續書。其後曰。『春到誰云造物私。』郎見之。鼓掌稱歎曰。妙絕妙絕。畢竟閨中名媛。有所吟咏。不類凡才。既工且雅。蘊蓄無窮。語次。郎側手支頤。作沉思狀。倏又書其

如之非千秋而何。貼既竟，郎猶吟詠不置。

十七 菱花鏡畔留雙影

四月二日晴。早餐後，郎以春風和煦，邀余出遊。過某照相館，見玻璃架上陳列各種照相，有全身，有半身，有女子，有男子，有個人，有團體，有優伶，有妓女，而最可愛者，莫如新婚夫婦之豔影。綺年玉貌，瀟灑風流，遊人之過此者，莫不駐足觀之，嘖嘖稱羨。余覩此觸景生情，乃有攝影之觀念。私忖：若與郎攝影，則豔影雙雙，豈讓人以專美？乃示意於郎。郎曰：卿真我腹中之蛔蟲。我方思攝一影以留紀念，而卿乃知之。言次，卽挽余臂，相將入照相館。館中人以余等衣服麗都，招待頗殷，勤引入拍照處，攜各種名花，置余等之側，並以照相機對余等而立。余以攝影之姿勢不佳，恐不足以壯觀瞻。因商之，郎曰：坐乎立乎，正面乎，側面乎，半身乎，全身乎。郎亦籌思至再，乃決定側面而全身。

郎且握余手微笑視余。攝畢付定洋。約當日午後取片。蓋所攝者爲電光照。所以當日可取也。余於是偕郎出照相館。視手上表。長短針方在十二時。郎曰。日午矣。將歸而午餐手。抑入大餐館乎。卿其決之。余曰。勿爾。吃大餐殊不經濟。且余輩之出於親前。並未言明就餐於外。老者愛余輩切。必其倚閭盼望。秋水爲穿。余輩宜速歸。以慰其意。郎以爲然。乃攜手同歸。入門則姑方在廚室出。曰。吾望汝曹久矣。將俟汝曹歸而午餐也。郎語姑以攝影事。姑曰。此事固宜準備。前者結婚時。以爲時已晚。不及攝影。今日補攝。甚佳甚佳。余聞姑贊成此舉。欣慰不可名狀。午餐畢。余入房。郎隨後至。曰。轉瞬將取照相歸。不知置於何處爲宜。余指菱花鏡畔曰。懸之。此處最爲得當。郎亦然之。稍憩片時。郎別余去。取照片也。余因思照片取回。從此鵝鵝。鰈鰈。豔影長留。而菱花鏡畔。多此點綴。品閨房。伉儷佳話。正多不亦大可樂哉。少頃。郎取照片回。

裝入照架。懸之指定之所。覺菱花鏡畔。留此雙雙。豔影。卽枯坐深閨。不嫌寂寞矣。

十八 意中人卽畫中人

四月三日晴。早起無事。與郎披閱各種小說。評論海上小說家。郎眼界頗高。無一人當其意。余問揚州李涵秋如何。曰涵秋小說。看似豔藻。實則落人窠臼。亦無取也。午後深巷之中。聲聲喚賣。郎苦岑寂。急呼曰。趣來此間。我將購汝貨也。言時。實不知巷中人所販何物也。俄而一中年婦人。倚門詢曰。喚我者。是此間公子乎。郎曰然。詢所賣。曰美人圖也。郎命其出數幅。一一展視。見幅中美人。或則支頤愁思。或則對月浩歎。或則揮淚花前。或則隱身屏後。要皆不若出浴圖之香肌畢露。風流旖旎也。郎因購之。與論值。婦高抬其價。付以銀幣一枚而去。郎展圖而觀。日不稍瞬。余戲之曰。美人出浴。玉骨冰肌。愈

增○豔○麗○不○讓○月○宮○仙○子○郎○乃○目○不○轉○睛○得○母○垂○涎○此○畫○中○人○乎○畫○裏○真○真○呼
之○欲○出○未○曾○真○箇○也○覺○消○魂○我○見○猶○憐○何○况○於○郎○郎○顧○余○笑○曰○畫○中○人○雖○栩
栩○欲○活○然○安○得○如○余○之○意○中○人○擁○余○不○釋○真○箇○消○魂○也○又○指○畫○中○美○人○胸○臆
間○而○語○余○曰○畫○中○人○此○處○雖○似○鮮○紅○欲○滴○然○又○安○得○如○余○之○意○中○人○溫○香○軟
玉○滿○抱○皆○春○如○新○剝○之○雞○頭○肉○乎○余○聞○言○赧○甚○無○以○對○及○夕○方○就○寢○余○對○鏡
解○衣○以○易○衣○故○脫○去○裏○衣○郎○對○鏡○言○曰○冰○肌○玉○骨○有○如○美○人○出○浴○者○鏡○中○人
歟○畫○中○人○歟○是○乃○余○之○意○中○人○也○抑○何○令○余○垂○涎○欲○滴○乎○余○含○羞○報○之○曰○急
色○兒○竟○將○消○渴○死○矣○抑○何○情○之○竭○耶○既○就○寢○郎○又○曰○卿○在○家○中○孤○衾○獨○擁○亦
有○居○處○無○郎○之○感○乎○余○曰○想○郎○未○娶○時○半○衾○不○暖○而○有○此○感○想○是○必○以○己○之
心○度○人○之○心○也○郎○匿○笑○自○是○低○語○久○之○迨○晨○雞○初○唱○始○沉○沉○入○睡

四月四日晴。余起身已九時矣。方梳洗時。瑞芝來。日光灼灼。注視余牀上之枕。良久。語余曰。嫂昨宵又與哥並枕乎。余急回視牀頭。則兩枕尙在一處。因以摺疊被褥爲名。將枕移開。然後答瑞芝曰。妹何妄言。我輩奚嘗並枕。然語雖如此。早已臉暈朝霞矣。瑞芝又與余辯。余雖語語回答。然羞人答答之態。在七八齡之女兒前。猶且畢露。斯時若在大庭廣衆間。余之羞澀。更不知伊於胡底也。梳洗畢。余欲至外室。謁見翁姑。無如足欲行而趨。勉强至姑處。姑見余雙臉斷紅。目注視余。不釋。余赧然無言而退。遇女傭面。余微笑。余急回至閨中。攬鏡自照。則臉上紅雲嬌豔。欲滴。誰則爲之。孰令致之。個郎不能辭其咎矣。俄而郎來。視余作鷺鷥笑。隨口低吟曰。『新娘嬌幾分。春色到眉梢。』余曰。郎何好謔。乃爾令人羞愧死矣。郎吃吃笑不止。少選。香兒來。覩余臉紅。曰。昨夕酒乎。何少奶奶猶露醉態也。余暗忖曰。個妮子情竇已開。出言。

則○旁○敲○側○擊○令○人○不○耐○而○又○無○可○如○何○個○妮○子○亦○狡○矣○哉○香○兒○出○郎○曰○渠○言○
有○骨○卿○其○知○耶○余○曰○人○非○木○石○安○有○不○知○惟○望○郎○稍○事○節○制○勿○留○鴻○爪○致○惹○
人○譏○評○耳○幸○今○日○寂○處○深○閨○見○余○者○尙○少○否○則○人○人○注○視○余○不○更○使○余○羞○慚○
無○地○耶○郎○曰○是○何○妨○哉○男○女○者○人○之○大○欲○存○也○世○無○男○女○則○人○類○絕○滅○久○矣○
余○曰○男○子○固○作○如○是○想○我○儕○女○流○總○比○不○上○男○子○之○灑○落○遭○人○譏○議○臉○兒○正○
不○知○置○在○何○處○也○俄○而○郎○後○出○云○今○日○將○赴○友○人○宴○四○時○後○可○返○余○乃○托○病○
而○臥○日○中○香○兒○以○午○餐○來○余○辭○不○食○姑○憂○之○特○來○視○余○詢○余○病○狀○余○曰○他○無○
所○病○四○肢○稍○有○不○適○耳○姑○按○余○額○曰○尙○溫○和○必○無○大○病○勸○余○進○膳○余○乃○食○少○
許○及○郎○歸○余○猶○擁○衾○高○臥○也○郎○知○余○審○耳○語○曰○卿○豈○病○耶○是○殆○春○色○惱○人○耳○
余○斜○睨○之○郎○頻○親○余○額○不○置○

四月五日晴。餐後。同學黃靜嫻女士遣其婢來。謂渠處諸女友畢集。囑余前往。藉叙闊衷。靜嫻爲余膩友。余屢欲超其妝閣。苦無機會。今也見招。不禁欣然而往。至則靜嫻降階而迎。急牽余手入室。則諸女友均起立。一蕊爲英。沈姓亦余之同學也。一爲璧英。方姓亦與余相識者。一爲渠珍。吳姓則與余有葭莩親。而爲靜嫻之密友。其一則似曾相識而已。忘其名姓。經靜嫻之介紹。始知爲徐紅玉女士。曾相遇於某校遊藝會時。越時三載。彼此都已忘却矣。既坐定。侍婢卽以茶點至。頗極精緻。似專爲余至而備者。寒暄久之。靜嫻發言曰。自別以後。日盼姊來。無日不登樓而遙望也。無如照夕銜山之候。雖紅男綠女。人影幢幢。都屬素未謀面。並無芬姊芳踪。是真令我望穿秋水也。時欲趨謁妝次。以慰渴念之私。而家母以姊甫經出閣。夫家究係客氣。不比母家之自由。阻余勿行。是以未果。今日得晤。渴忱盡釋矣。雖然。余將有詢於姊。

者我儕都是未來人。姊於新婚之夕，初遇新郎，果如何與之相見。風流豔事，亦足爲外人道乎。余以靜嫻素相契，而諸女友亦非外人。且渠之所詢，是余生平最滿意、最快樂之事。甯不可舉以告之者。乃曰：妹乎，余以新婚之夕，初以人地生疏，並無親密之人可以訴余之幽衷者。心中頗爲驚恐，且不知所謂郎君者，果何等人也。卽得如余之所望，亦屬素昧生平，難於相見。而孰意不然。夜闌人靜，親友四散，鐘鳴二下，個郎來矣。含笑向余，余半羞半怯，不敢直視。旣就寢，余猶與之皆臥。蓋懼之也。及聆其發言，卽覺溫柔，和藹大慰。余心於是知個郎可親可愛，更有甚於素所親密之人者。蓋惟其素昧生平，猝然相遇，而其情感乃尤洽尤深也。余語畢，靜嫻曰：此真姊之豔福，令人欣羨無已也。時蕊英等在側，聆余言，都作豔羨狀。渠珍驥言曰：今也何如。余曰：風流佳話，一言難盡。豈能盡吐之人前耶。靜嫻曰：此間都好相識，奚必效金人。

之緘默使吾儕未來人莫識個中佳趣哉。余曰：時而枕邊絮語，時而月下聯吟，柔情脉脉，軟語綿綿，旖旎風光，豈口舌所能宣洩？非躬逢其事，不足以探其奧妙也。靜嫺聞余語，歎曰：姊誠多福，遇此良緣，豈他人所能望其項背哉？語至此，歛歛不置。蓋渠弱余一齡，尙待占鳳，羨余而歎，誠以小姑居處，那堪長此無郎，靜嫺之情可憫。靜嫺之心怨矣。別後歸家，以語郎君。郎曰：閨房中風流韻事，卿竟爲外人道耶？余曰：否，聊與余友互道心事而已。風流韻事，那敢說耶？郎微笑。

二十一 畫眉私比張京兆

四月六日陰，且有風。郎爲余言，原擬赴朱友宴，以天氣陰且風，恐有雨狀，遂不果行。然閨中不免寂寞。郎擅丹青術，乃教余習畫。余於畫術雖未深造，然亦稍得門徑。蓋平時素喜習練也。于歸後，恐塗鴉可笑，頗知臧拙，未嘗小

試於郎前。今郎以生平長技教余。余以機緣巧合。喜出望外。乃整飭紙筆。繪花卉示郎。郎閱此曰。機致頗佳。殆少結構耳。余然之。語郎曰。郎真吾之良師也。郎默然。信手揮來。成鴛鴦戲水圖一福。活色生香。躍然紙上。余嘖嘖稱歎。郎戲言曰。鴛鴦雙飛。雙宿儼然。人間伉儷。換言之。卽我與卿耳。余不知所答。日光注射於其所繪之圖。旋即另易一紙。悉心模繪。頗得其神似。郎曰。慧哉。卿也。從此加鞭。不難駕我而上矣。余得郎之褒獎。畫益勤。畫成鳥獸人物多種。郎一一加以批評。無不切中竅要。郎又戲繪一美人。眉稍眼角。躍然有生氣。余審視久久。愛不忍釋。郎曰。卿亦美人之流亞也。美人和美人。得勿猩猩相惜乎。不然。目眈眈相視。一若不忍分離者。抑獨何也。郎且語且視。余眉曰。卿之眉。等於畫中之眉。特相差一間耳。於是持其筆尖。添余眉上。余半推半就。郎曰。勿惺惺作態。張京兆畫眉韻事。卿豈未之聞耶。况閨房之事。有甚。

畫眉卿豈能一一拒却耶。今日之事，乃亦閨中佳話。步武張郎，要亦何容羞怯。余聆郎一番話，只得任其描寫。既畢，郎以鏡授余，曰：卿其自照。比畫中人如何。余於鏡中窺之，覺蛾眉淡掃，妙麗天然。郎之術真工矣哉。因戲呼之曰：小張郎，郎承受之。

二十二 看花頓起惜花心

四月七日，陰風稍止。郎破曉起，余睡夢中醒來，覺得孤衾獨宿，訝甚。將起而覓郎，郎入告余曰：昨日大風，夜間尤甚。窗外花卉被風摧殘殆盡，花枝亦欹側似淹淹欲斃矣。余曰：春陰本是養花天，不料風姨無情，竟將好花吹折也。然則後園如何。郎曰：未往審視，想亦零落不堪矣。余急振衣起，與郎信步至後庭，啓後園門，憑欄俯視，則見落花滿地，脆質煙銷。然余對之，尙覺落落而郎則花開花落，處處關心。見此光景，不禁撫花而歎曰：昔日姹紫嫣紅枝頭。

爛熳一刹那間。遭斯強暴而已。飄茵墮溷。遍地繽紛。物也如此。人何以堪。恨不能爲花。請命貯之。金屋護以絳紗。不爲風姨所嫉。保此嬌豔之花容。言次。狀似泣然。余見郎情可憫。遙語之曰。婆心一片。清淚雙行。余郎多情愛。及香國花如解語。感郎不淺矣。郎曰。余非獨爲花而悲也。如花也者。縱無橫加摧殘。而花開花落。年年如此。理之常耳。奚足動余悲感。惟流光迅速。我輩綺年玉貌。烏得長留。今雖年少英氣勃勃。風度翩翩。一轉瞬間。髮白無能矣。况又有無端夭折之可慮也。安得長在情天樂處。消受旖旎風光。佔盡人間豔福哉。謂余不信此花。其前車之鑒也。余何人。斯那得不興悲感乎。余聞郎言。覺其有無限之感觸。遂亦不禁感慨係之。念花容玉貌。無計可留。安能長與郎君拈花鬥草。以渡此甜蜜之光陰乎。俄而郎返身出園。命香兒掃拾落花。納之河內。俾隨東流。以俱逝。是日。郎狀似不歡。於余前強作笑容而已。余知郎

惜花情切。而又不僅在於惜花。意緒紛紜。殊失常度矣。

二十三 溫言軟語慰郎心

四月八日。雨。郎仍破曉起。面有憂色。蓋落花恨事。猶未忘懷也。拔關啓戶。呼香兒進臉水。詎香兒猶甜臥未起。得勿怨。居處無郎。在黑酣香裏。遍覓情人。耶。郎以香兒未醒。忿甚。喃喃詈之曰。嬾了頭。青天白日。猶覺睡乎。迢迢長夜。休養精神。甯不足以敵終日之勞碌。其必近來怪變。夜有思。不能入睡。乃至如此也。郎之斯言。似不入理。香兒婢也。况係青春女子。方屆破瓜者。甯可以斯語加之。隔牆有耳。其謂郎何哉。而郎殊不察也。仍申申詈不置。余不耐。乃代香兒職。爲郎取臉水。並爲郎備早點。蓋恐郎催索不應。將痛責香兒也。郎見余逢迎。備至。貌似不安。謂我儕平等。我何太逸。而卿何太勞也。余應之曰。偶也。爲之庸何傷哉。郎食早點已。斜憩於籐榻之上。時或歔歔而歎。時或暗

淚偷彈。有頃忽起立。繞室內行。步履甚疾。登登有聲。一若有無限之愁恨者。俄而至書架上。取碎琴樓一書。復坐於籐榻而翻閱之。夫以悲恨之人而閱哀情之著作。不且益其悲哀乎。郎披閱移時。卽棄書桌上。復蹠躡室中間。與之語。亦必恨恨而答。蓋余爲其心愛之人。猶且若此。倘香兒而有所語。料必受郎深責矣。俄而鐘鳴十二。午餐時矣。香兒進午餐。郎怒目視之。食時頻言饌之乏味。香兒在側。驚恐殊甚。幾至泣下。余審狀。又不能耐。乃於夜間就寢時。以溫語慰之。曰。郎母煩惱。花雖可愛。無裨人事。焉用悲哉。卽光陰易過。年事易增。要亦必然之理。莫得而挽回之者。惟人生易老。青春時代。能有幾何。故宜及時行樂。而郎乃以花故。觸景生情。致抱愁恨。不將傷及玉體乎。况郎少年英俊。正可有爲。苟以花故。而抱悲觀。不將埋沒長才乎。竊爲郎所不取也。郎其子。自爲計。一生樂趣。幸毋自沒。郎聆余一席話。似有所悟。乃沉沉入。

睡鄉

二十四 春宵一刻值千金

四月九日晴。余與郎相將起身。已旭日窺窗矣。審郎貌似不復鬱伊。余以撫慰之。有功私衷亦自欣喜。早餐竟整理粧台。午後郎出遊。鄰女韻清入余室。倩余教之繡。余辭之。韻清挽余姑來。令教之。余以姑命不可違。乃先繪一雙蝴蝶於綠色之綢緞上。然後教之繡。一針一度。頗費經營。韻清殊穎慧。稍稍指示。已心領而神會矣。迨夕陽斜照。紅映枝頭時。已畢其工矣。以示余。則見雙飛蛺蝶亦肖亦工。韻清且語余曰。刺繡小道。究屬易易。來朝有暇。當學刺小鴛鴦。將來繡以……言至此。忽中止。余詢之曰。繡作何用耶。韻清赧甚。疾趨而出。其所繡之雙飛蛺蝶亦忘未攜去。晚膳後。郎歸。余爲語韻清事。郎笑頷之。旋於粧台上見其所繡。贊歎曰。不料個妮子有此好手續。卿其善教之。

將來定能青出於藍也。俄而魚更一躍。十小時矣。余方披閱小說。郎曰。黃昏已過。盍寢休。如此良宵。能有幾何。余應曰。郎先睡。妾方閱慷慨纏綿之紅閨大俠。饒有趣味。一回閱竟。便當睡也。郎曰。余已非昔日。比非卿共枕。不能入夢。乃挨坐於余之身畔。頻促之。余漫應曰。睡矣。睡矣。郎趣解衣。妾便來也。郎乃解衣登牀。倚枕而待之。閱時一刻。而余猶埋頭不起。閱興甚濃。郎復催之曰。時晚矣。卿何猶不睡。古人不云乎。『春宵一刻值千金。』卿虛度此光陰。不知耗費幾千金矣。豈書中豔事較之。我儕同夢。更爲有興耶。自余觀之。都是紙上空談。不啻鏡花水月。奚若躬逢其事之爲愈乎。余曰。郎毋催促。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其樂陶陶。豈我儕所堪比擬。郎曰。痴哉。卿也。卽起而奪我書投之案上。余乃脫履登牀。笑謂郎曰。何不情之甚耶。余蓋醉心小說。固依戀不忍捨也。郎猶頻誦春宵一刻值千金之句。余曰。旣一刻千

金。郎。何。不。及。早。入。夢。郎。笑。曰。卿。真。誤。會。遂。擁。余。而。眠。

二十五 驚散鴛鴦拍拍飛

四月十日陰。年後有微風。似欲雨狀。姑以寂居無事。命香兒入市。購豬肉。並麵粉若干。語余曰。今日無聊。擬自製餛飩。以當小點。必較市之肆中者佳。余聞而大喜。蓋餛飩我所欲也。憶在母家時。余母於一星期中。必製餛飩一次。以投余之所好。今姑欲作餛飩。誠先得吾心。意者姑亦知余有茹癖。故而有此一舉乎。姑誠愛余深矣。既製成。舉家團聚食之。味極可口。余以嗜食過多。不復進晚膳。時鐘未報八下。即偕郎就寢。寢後得一夢。頗離奇。醒而誌之。以爲破壞人家好事者戒。夢偕郎遊公園。時係暮春。天氣園中百花怒放。鮮豔奪目。躑躅其中。賞心行樂。莫與比倫。乍見粉蝶一雙。倏上倏下。盤旋飛舞於綠陰深處。郎指而語余曰。蛺蝶雙雙。有如我輩。其心情之快樂。亦必與吾輩。

無○異○第○不○知○卿○我○二○人○對○此○作○何○感○想○亦○引○爲○同○心○之○侶○否○乎○忽○雙○蝶○飄○然○下○直○掠○余○等○之○頭○上○而○過○郎○伸○手○撲○之○獲○其○一○向○余○頭○上○拔○一○青○絲○以○繫○彩○蝶○余○靳○弗○與○嗔○之○曰○彼○雖○微○物○亦○有○性○命○何○苦○而○凌○虐○之○且○若○輩○正○雙○雙○飛○舞○顧○影○自○豪○而○乃○無○端○肆○虐○拆○散○其○大○好○姻○緣○設○余○輩○而○罹○此○劫○者○其○何○以○堪○乎○郎○乃○縱○蝶○飛○去○且○祝○之○曰○願○汝○無○災○一○路○平○安○不○受○惡○人○之○蹂○躪○蝶○似○有○知○回○翔○審○視○而○去○余○與○郎○目○送○之○忽○變○爲○鴛○鴦○雙○雙○飛○舞○仍○復○至○余○等○處○郎○以○爲○奇○將○復○捕○之○而○鴛○鴦○遂○驚○散○拍○拍○飛○去○余○與○郎○遂○出○公○園○忽○忽○又○至○一○處○前○有○大○溪○既○無○橋○梁○尤○乏○舟○楫○水○勢○汹○湧○不○堪○過○渡○徬○徨○久○之○思○欲○返○就○原○路○則○舊○時○之○路○已○不○能○記○憶○俄○見○大○溪○又○變○爲○高○山○攀○援○無○自○耳○中○但○聞○虎○嘯○猿○啼○驚○心○動○魄○不○可○言○狀○而○回○首○顧○郎○則○已○不○見○倏○有○一○老○翁○蹣○跚○而○來○語○余○曰○汝○夫○殘○酷○凌○虐○昆○蟲○驚○散○鴛○侶○其○罪○殊○不○淺○幸○賴○汝○語○縱○蝶○飛

去容可稍減。余急揖之曰：拙夫捉蝶，逢場作戲耳。初不欲傷其性命。今已縱之。望仙翁仁慈爲念。釋夫回來。翁曰：罪不至死。何用憂者。第驚散鴛鴦爲至可慘之事。今則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俾知自警。少頃便得下嶺來也。翁言已。倏忽不見。余大駭。驀抬頭見郎自嶺飛下。且行且喚余。其行甚捷。一若罔知山路之險峻者。余驚極欲號。以郎如下墜。非粉身碎骨不止。急呼曰：郎其慎諸。此處無路不可下也。呼聲未絕。而郎已仆而下。余此時魂膽俱消。哭將出聲。則已遽然而醒。郎方擁余體曰：卿勿驚。有我在也。余始知是夢。以告郎。郎曰：非佳兆也。頗以爲憂。余不能作金人緘口。致郎憂慮。悔之。

二十六 深閨寂處數歸期

四月十一日晴。郎因事赴友家。余寂處閨中。左思右想。頓起無限感觸。憶自前天歸省。迄今又屆旬餘。而母家情況。不得而知。殊不能置之腦後。父無恙。

歟。母無恙歟。弟妹無恙歟。此則余感想中之主體。雖欲忘懷。不可得也。輾轉思維。欲有以解此愁悶。除非歸甯一見。斷乎不能。忽憶吳中俗例。嫁後彌月。理宜歸甯。三月十六日。爲余嫁期。屈指計之。是月十六日。爲余歸期。今日何日。爲四月十一日。距十六日。尙有五天。光陰梭過。五天之光陰。眞易過耳。然則余之歸期。已不遠。不得不先事預備。於是整理箱中物件。收搭櫃內衣服。安置妥貼。俾歸甯以後。教郎容易檢舉也。况昨夕燈花。今晨鶻噪。或者家中弱弟。惠然肯來。蓋世俗通行。新娘彌月歸甯。先期母家必有人來邀請也。吾家妹尙幼。惟弟近成童。稍通世故。來者必弟。然弟在學校。十六之期。並非禮拜。則弟未必拋棄功課。特來邀余也。思至此。余頗爲之不歡。然而余眞夢懂哉。弟而來者。定必先期。豈待十六而後至。今日突如其來。亦未可知。不然。則燈花鶻噪。失却朕兆矣。正思念間。香兒入告曰。趣出。府上公子來矣。余喜極。

攜弟手。引見翁姑。弟一一如禮。翁見弟文質彬彬。頗嘉許之。留以午膳。供應極豐。翁知弟之來。邀余歸甯也。謂姑曰。媳歸時。禮品宜預爲之備。余曰。前者已攜去多種。今無需矣。况余父母至親。儘可勿拘俗例。翁曰。否。此孝道也。安可廢乎。旋辭翁姑出。挈弟至後園。徧看園中景物。蓋余弟有嗜花之癖者。見園花不甚茂盛。歎曰。得毋爲前天之風所摧殘乎。余應曰。然也。俄而弟欲歸。向翁姑處辭行。翁姑堅留之。囑香兒設榻於余之臥房。余以翁姑留弟有誠意。亦勸弟弗行。弟乃首肯。晚膳後。郎猶未歸。余挈弟入房。詳詢家况。弟對答如流。知皆安好。余頗快慰。俄而郎至。與弟行相見禮。余急語郎曰。妾弟之來。邀余歸甯也。郎愕然。旣而曰。明日歸乎。余曰。否。今不過先以歸期通知耳。郎始釋然。旣就寢。郎仍與余作密語。余則心在家鄉。唯唯諾諾而已。俄而郎入夢。弟亦鼾聲大作。惟余則觸動歸思。輾轉反側。惟計歸期之遠近。直至五更。

雞唱始朦朧入睡。

二十七 未屆歸期先惜別

四月十二日。陰時鐘七下。余弟卽起。余爲之盥洗。早餐後。弟以天氣不佳。遽欲歸家。郎止之。午膳畢。弟歸心如箭。郎乃雇車送之。弟去。郎詢余曰。卿歸將以何日耶。余具以告。郎曰。距今日祇四日耳。雖然。卿此次之歸。非若昔日之朝起而暮返也。日間猶可。夜何以堪。言時。黯然欲淚。余見郎狀若此。心中亦依戀不忍。頗不欲多此一舉。無如家中父母弟妹。尤不能忘懷。况月滿歸甯。世俗通例。余豈可獨廢。再四思量。實無以慰余親愛之郎君。并無以自慰。少頃。郎捉余臂。斜倚榻上。撫枕而語曰。一轉瞬間。此鴛鴦枕上。將使孤鳳獨棲。感受淒涼。况味矣。嗟乎。奈何。繼又語余曰。卿將於何日歸乎。余曰。慈親未晤。休問歸期。倘得我郎不棄。飭紀來迎。便當辭親別弟。歸侍郎也。郎曰。迎卿歸。

焉用僕婢。余當躬自來也。紅日當頭。門前狗吠。便是余來。卿其倚閭盼望。必得與余攜手登堂也。余於是欣然色喜。曰。然則妾歸十日。盼郎來矣。郎戲然曰。十日耶。母乃太久。余曰。母家居。在常例言之。須滿一月。然後歸來。十日之期。爲新娘之歸甯者。破常例矣。郎猶以爲久乎。妾深恐阿母之不我應也。郎曰。然則十日可也。卿母而不應者。卿其善自爲之。來日方長。歸甯之時。何止一次。奚必斤斤於常例耶。余唯唯。郎亦輾然曰。十日光陰。在卿不爲久。在余覺甚遲。惟願天公默佑。俾日光早出。早沒。容易消磨。此無聊之時。日此則余之大幸也。余曰。余願亦然。

二十八 春風淒絕子規聲

四月十三日。晨有風。午後而雨。郎於十時赴友人宴。久久未回。余倚閨翹企。幾於秋水爲穿。蓋郎出行時。未帶雨衣。及今而雨。得勿興行不得也。哥哥之

慨乎四時餘風雨淒其幾令人魂斷而子規聲裏哀啼不如歸去余聞其聲起有兩種之感觸其一則郎今在外遇此不情風雨將何以歸其二則春雨連綿不知何時始霽而余也歸甯僅隔三天矣倘久雨者令余欲歸不得不將使家中人望眼穿耶正沉思時而門外春風作呼呼聲空中杜宇啼聲益慘余之思潮益起伏不能自制俄也萬家燈火鬧黃昏矣郎依然未歸姑命香兒進晚膳余覺得不食而飽進一盂喉間如格格不入香兒見余岑寂偕瑞芝來伴余與余絮聒不已余則意不在此微頷余額而已俄而郎回衣履盡濕余急爲之解衣並爲易履徐曰歸何遲也郎曰契友三人勸余共遊竹林却之不得是以遲歸勞卿盼望余知罪矣余曰郎毋云然郎歸矣甚愜余懷郎不所歸亦豈足以罪郎竹林之遊在交際場中自不能免過於拒却未免矯情但郎深知自愛此調不彈已久偶一爲之庸何傷哉郎曰卿眞解人

余深愛之。頻親余額。不置。時則檐馬丁東。知雨猶未止。余恨曰。天公何不做美。歸期一轉瞬耳。屆時欲歸不得。豈不悶死。郎曰。余正冀卿之不能歸也。歸則令余悶死。余曰。余總有歸之一日。郎能呼風喚雨。天天阻余行期否耶。郎微笑。

二十九 細雨紛紛欲斷魂

四月十四日。雨。余晨起。推窗眺望。則見白雲滿天。細雨未止。余不覺愁眉深鎖。一似重有憂者。郎覩余狀。慰余曰。今天雖雨。安知不明天晴乎。明天卽雨。安知不後天晴乎。卿之歸期。後天也。非今天也。何用憂爲。卽後天而雨者。卿非徒步歸也。豈無車馬之代步乎。余聆郎語。覺言之有理。遂強作笑容。早餐後。略放晴光。余心不禁竊喜。俄而陰雲又四佛。細雨紛紛而下。遙見路上行人。裹足不前。余復轉喜爲憂。徧觀天氣。大有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

斷魂之概。時則余之愁容。莫可名狀。以郎在別室。未爲所見。不然。渠又將以何語慰余乎。俄而郎來。余復強笑迎之。郎與余談鄰女事。謂晨間隣女出行。抵鄉村道旁。失足墜地。滿身着泥而返。余聞言。心中頓起恐慌。以春天道路滑甚。余歸或坐輿。苟輿夫而失足者。余不堪設想矣。思至此。余魂欲斷。郎以余又失常度。知余心又有感觸。乃語余曰。余觀通書。明天是丙日。俗稱丙不藏日。預料明日必大放晴光也。余曰。信乎。郎曰。百試百驗。卿不信。明日可以徵之。余至是又覺息心靜氣。點會明日而果晴者。誠余之幸事。蓋久雨初晴。後日必不復雨也。是日余無所事事。祇以連朝陰雨中。懷不能不爲之鬱伊。幸郎再四譬解。余乃釋然。晚膳後。稍憩片時。遽與郎登榻。郎謂二天以後。將與余暫別。足以促余早眠。男子心理。往往如此。當不獨潘郎爲然也。

四月十五日。晴光大放。萬里無雲。郎先余起。推窗四望。笑謂余曰。吾言何如。余知天已晴。大喜。應之曰。算君通曉天文也。余既起。郎爲余呼香兒進臉水。是日。以久雨初晴。余乃以更替衣服。命香兒與傭婦洗浣。午膳後。郎伴余在房中言談。間仍不免多依依惜別語。余思歸甯之後。郎之起居。將乏相當人侍奉。所用之女傭。性既倔强。人尤粗笨。不足供郎之驅策。因呼香兒進囑之曰。余將歸矣。余歸後。公子之侍奉。胥責汝。汝其著意。公子近來性情躁急。偶不如意。大發雷霆。之怒。汝卽被其詬詈。亦須忍耐。不可怨也。甚或遭其撻楚。亦當忍受。總之以小心謹慎爲主。勿觸公子之怒。余在此。公子怒汝。余必爲汝緩頰。余歸。其誰肯援汝者。主人及主母。旣耄矣。居室復距離。無由知此間事。余今以最要語囑汝。汝其誌之。毋怠。毋忽。香兒唯唯。曰。願聞訓誨。余曰。汝每晨須以六時起。蓋公子之起。恆在七時。汝苟遲緩而起者。則臉水也。早

餐也。供應不周。易受公子責罰矣。餐時碗箸須清潔。餐後之事。若香茗若盥洗。若香煙。若水果。宜一一供奉。無少缺乏。至衣服之洗浣。居室之整理。尤宜勤懇將事。蓋公子素重衛生。一有塵垢。渠之心理。大不爲然。凡此種種。宜先意承志。以悅其意。勿待公子之一一催促。猶遲遲而爲。汝須牢志之。香兒曰。當一一如命。以事公子。奶奶歸後。不必以公子之飲食起居爲念。余曰。余雖念公子。實念汝耳。汝亦良家女。祇以家貧之故。來傭我家。取其祿。盡其職也。倘遭呵責。余實有所不忍。彼公子者。少年情急。偶忤其意。不稍寬貸。是以囑汝。試思前事。可以知矣。前者汝以晏起。不及奉臉水。遂被公子責備。余以汝實疏懶。雖不忍坐視。卒無以助汝。蓋公子怒汝。亦有理也。倘汝能守職。使公子指揮如意。公子非但不責汝。抑且深喜汝。香兒曰。奶奶之言。有如藥石。敢不唯命是聽。言時。郎方倚枕作假寐。至此則不能耐。欠伸而起。語余曰。卿誠

多情苟婢子而不忤余意者。余亦安忍蹂躪之也。余囑畢。香兒乃出。晚膳後。余仍閱小說。郎卽奪余書爲余寬衣解帶。曰。卿伴我。祇今宵耳。盍速睡。耗費大好光陰。奚爲者。

三十一 欣逢今是歸甯日

四月十六日。晴。余早起。蓋準備歸甯也。早餐畢。從事裝束。愛司(S)之髻。分外求工。烏黑之髮。可以鑑人。而前髮之覆額者。則蓬鬆曲亂。取其自然也。衣妃色緞襖。配以玄色之裙。足穿大紅緞鞋。配以品藍絲襪。就鏡中視之。幾不自識矣。郎視余而笑曰。今日卿卿。益覺可愛。裝束旣竟。與郎語片時。無非惜別依戀之語。顧今日之行。例所難免。縱相互依戀。亦徒然也。旣而偕侍婢往翁姑處辭別。翁適在書齋觀書。余拜見畢。述歸甯事。并以別辭。翁曰。賢媳歸甯。爲余致候。尊翁。余稱謝。翁曰。汝姑尙有言語。汝待汝已久。汝其入見。余諾。

之。遂偕香兒入。則姑方在臥室內。整理許多禮品。余拜見畢。坐於桌旁之椅上。余正欲辭別。姑先語余曰。媳今日歸去。天氣大佳。亦足以快慰。若翁昨已購就禮品。囑媳攜回。以奉汝父母者。余稱謝。姑又曰。媳今歸去。將念我儕寂寞矣。余曰。媳以俗例有此行。致欲離別翁姑。不得侍膝下。媳罪深矣。惟望翁姑福履康綏。萬事如意。則或減媳罪於萬一。旋辭姑而出。則母家之輿夫。方至。香兒乃率輿夫往姑處取私物。其一則隨余取行李。余別郎出房。相對無言。僅一聲珍重而已。既登輿。輿夫就道。行甚速。俄而抵家。弟妹方探望於門外。挈余手相將入門。拜見雙親。詳叙別情。幾閱一小時之久。旋秋菊出。向余叩安。余贈以小銀幣。秋菊爲余移行李於從前之臥室內。而余以許多禮物。獻之雙親。并述翁姑厚意。父母均感甚。午餐後。思入臥房整理。而秋菊已布置妥貼矣。秋菊又往隣家姊妹處通知。道余已歸。囑渠輩前來一晤。蓋知余

與鄰家姊妹平時甚相得者也。秋菊亦伶俐而解事矣。俄而鄰家姊妹咸來同訊。余一一相見。延入臥室。互訴離衷。直至黃昏時節。始各散去。

三十二 春色惱人眠不得

四月十七日。陰。昨夕以孤衾獨宿。輾轉反側。不易入夢。蓋久合。乍離不能。不動。思郎之感。迨餐雞初唱。勉強入睡。一覺醒來。則陽光普照。映入錦衾。角枕上矣。秋菊曰。小姐昨夕何疲倦。乃爾憶昔在家。從未有若是之晏起者。今日何大異。昔時也。豈嫁得郎君之後。果宜如是乎。余聆其一番話。又羞又惱。卒無以對。早餐後。天忽微雨。秋菊續言曰。昨日晴而今日雨。小姐亦幸矣哉。苟反是也。則此時之臥室中。那得有小姐芳影耶。秋菊絮話不已。余心厭之。以人尙伶俐。對余無不先意承志。余故不忍斥責。俄而母入余室。語余曰。幸兒昨日歸。倘今日者。令余秋水望穿矣。余微額之。母頻與余談家事。謂弟尙

幼。妹。尤。穉。我。輩。老。矣。井。白。事。雖。有。傭。僕。主。持。而。驅。策。不。得。其。法。若。輩。往。往。刁。梟。家。庭。不。能。整。齊。劃。一。倘。汝。而。未。嫁。也。必。能。爲。吾。輩。服。勞。矣。言。次。嗚。然。欲。涕。余。撫。慰。之。曰。轉。瞬。弟。將。成。立。要。得。弟。婦。當。爲。阿。母。服。勞。也。勝。於。兒。之。在。家。多。矣。母。曰。媳。雖。賢。總。是。外。人。不。比。兒。親。密。也。余。總。以。甘。言。慰。母。母。曰。此。次。歸。甯。須。勾。留。一。月。而。後。去。余。慢。應。之。蓋。與。郎。有。十。日。之。約。而。母。言。又。不。能。遽。爾。拒。絕。也。時。光。容。易。轉。瞬。又。是。萬。家。燈。火。時。矣。余。仍。獨。擁。孤。衾。不。能。成。寐。輾。轉。思。維。頓。起。無。限。愁。緒。當。此。春。色。滿。園。欲。關。不。住。千。紅。萬。紫。滿。眼。繁。華。而。余。獨。飽。受。此。淒。涼。光。景。余。亦。猶。人。何。以。堪。此。况。乎。兩。兩。三。三。仕。女。結。遊。春。之。隊。朝。朝。暮。暮。園。林。開。解。語。之。花。靚。春。色。之。惱。人。實。春。心。之。難。銷。况。余。又。是。一。新。嫁。娘。耶。千。思。萬。想。欲。眠。不。得。思。乎。郎。之。約。既。如。此。而。母。之。言。又。如。彼。欲。踐。郎。約。則。違。母。命。欲。遵。母。命。則。背。郎。約。違。母。則。不。孝。背。郎。則。不。情。不。孝。不。情。必。居。其。一。

何以爲余。因此思潮。忐忑欲強。自抑制而不可得。余乃蒙被而寐。冀於黑甜鄉裏。暫尋生活。一刹那間。燕語孜孜。鶯啼嚶嚶。聲頻頻。激余耳鼓。由被窩中探首外視。則天已破曉久矣。

三十三 小樓一夜聽春雨

四月十八日。雨。我鄉俗例。新娘彌月歸甯。須爲翁姑與郎及家中長幼。製鞋一雙以贈。是蓋半係人情。半係女工之成績也。俗例如是。余亦不能不如是。乃效尋常新嫁娘之所爲。爲家人繡鞋。終朝寂寂。長夜迢迢。正可藉此消遣。母出花緞若干種。以授余。蓋母知余歸。必需乎此。預先購備者也。老年人之對待子女。可謂無微不至矣。余得緞。乃出各人鞋樣。度其大小長短。而一一爲之裁製。花緞之色。約分五六種。余爲郎選擇最美觀者。其餘則爲翁姑及夫妹。各製一鞋。顏色務求各別。則攜歸分贈。女工成績。縱不得入最猶之列。

亦不致辱及新娘聲譽矣。計議已定。遂開始針黹。適鄰女佩玉至。見妝台鞋樣。笑曰。將爲新郎繡鞋乎。此彩青色。似不入時。曷若易以元色。余然之。乃棄已剪成之鞋圈。而另裁元色。佩玉在旁。與余嘵嘵不休。余則別有心緒。不加可否。佩玉去。俄頃之間。郎鞋已告成矣。視手上表。方二點餘鐘。余復爲瑞芝繡花鞋。妃色之緞。繡以蝴蝶。頗費工夫。晚膳後。登樓入房。仍爲之刺繡。意欲工竣而後寢。無如前昨兩宵。思慮過多。精神困倦。只得廢鞋就寢。將朦朧入睡。而秋菊大呼曰。大雨來矣。大雨來矣。余驚醒。側耳聽之。則點點滴滴。連續不止。余之睡魔。則爲雨點打去。而孤衾之內。反側久久。不思睡矣。雨聲淅瀝。時疏時密。時大時小。余卽欲入睡。而無情之雨聲。若專爲喚醒余而然者。且余之思潮。竟與雨點同其疏密。而小樓之上。聽到雨聲。雖欲不聞。不可得也。

三十四 夜闌暗地下燈花

四月十九日。雨始霽。上午陰。下午則陽光大放矣。余仍從時繡鞋。無足記述。將暮。懨懨欲睡。忽秋菊入。曰。小姐睡眠朦朧。得勿倦乎。余曰。然。將往華胥國裏尋好夢去也。秋菊曰。天甫暮而睡。長夜漫漫。何以過度乎。余聞語。雖心有感觸。而連宵失眠。竟沉沉睡矣。十點後。秋菊呼余晚膳。余以倦故。囑其以少許進。坐牀內食之。豈知食畢以後。又不思睡矣。感念與郎共臥。何等甜蜜。今則何等淒涼。視妝台上如豆之燈。熒熒然分外光明。逾於前夕。豈燈亦有知憐余。獨宿而作此態。以慰藉我乎。是誠咄咄奇事。因私心祝之曰。與郎別後。夜闌人靜。至無聊賴之時。每賴汝作伴。得以稍破岑寂。余默祝汝長此光明。永久弗暗。而燈殊不解語。聞余之祝。不特不益放其光明。而固有之光明。且漸漸黑暗。余諦視之。覺燈心上突起一團。其色似紅。非紅。似黑。非黑。隆然高。

起。遮。沒。其。所。發。之。光。而。室。中。遂。暗。余。乃。憤。然。曰。彼。隆。然。高。聳。者。果。何。物。耶。乃。竟。敢。持。強。遮。掩。變。光。明。而。爲。黑。暗。余。誓。必。去。之。忽。憶。幼。時。阿。母。嘗。謂。燈。花。乃。報。喜。之。物。今。此。隆。然。而。高。聳。者。非。卽。燈。花。耶。果。也。則。余。必。有。喜。事。至。矣。奚。可。去。之。者。然。而。女。子。生。平。最。可。喜。之。事。莫。佳。期。若。今。余。已。爲。過。來。人。更。何。來。可。喜。之。事。雖。然。余。以。歸。甯。之。故。別。郎。已。三。日。於。茲。古。人。云。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况。三。日。乎。相。思。相。望。彼。此。徒。勞。要。亦。情。海。中。不。如。意。事。或。者。郎。以。相。思。之。苦。特。來。招。余。回。去。乎。則。舊。夢。重。溫。誠。屬。可。喜。之。事。故。燈。結。花。以。報。余。知。耳。思。至。此。不。覺。狂。喜。繼。又。念。曰。余。其。愚。矣。天。下。事。瞬。息。萬。變。有。誰。知。之。余。與。郎。躬。居。兩。地。天。各。一。方。彼。此。情。形。無。由。得。悉。况。人。爲。萬。物。之。靈。尙。難。臆。度。異。地。人。之。舉。動。而。無。知。無。覺。之。燈。花。專。能。知。人。之。未。來。事。乎。則。又。何。喜。之。可。報。思。至。此。頓。易。我。欣。慰。之。態。度。一。變。而。爲。憂。愁。矣。是。則。燈。花。之。喜。歟。否。歟。固。不。可。必。也。

而余則疑雲莫釋反增起無窮之感喟矣

三十五 春寒料峭動思潮

四月二十日晴。惟東北風頗烈。侵人肌膚。如同錐刺。蓋所謂春寒料峭時也。余歸時。以天氣溫和。未帶裘衣。寒威實逼。頗覺不耐。然則日曝於陽光之下。藉太陽之溫度。猶能禦寒。一至晚間。長夜漫漫。孤衾不暖。將何以堪。言念及此。頗恨歸甯之多。事世間。苟無此俗例。則余可不歸。雖然。余亦不能自拔於流俗耳。余何等人。非明明一女校學生乎。移風易俗。責在吾輩。又何苦而爲隨波逐流之舉。倘斯時而不歸者。則閨房之內。有郎作伴。談笑生風。縱天寒而不覺。日之夕矣。雙棲雙宿。不特增加體溫。抑且快豁意志。豈不甚佳。况當歸甯之前。郎則依依惜別。一若預知春寒料峭。不耐孤衾者。然於斯時也。苟順從郎意。不復思歸。則亦何至於此。况天之寒冷。非特余一人受苦。想郎於

斯時亦必以天寒之故不耐孤眠而思念及余思念余此歸之多事而或者怨余耶苟怨余則余與耶之愛情將從此消滅矣人生幸福惟夫妻間之恩愛愛情消滅有何幸福之可言若然則余之歸甯爲害多矣然耶之愛余甚深以意度之耶斷不至如此當必與余和好如初若然則耶之思余歸也必切余不速歸何以慰耶余宜請之母白以天寒故即日返歸夫家免得耶之思念雖然是何能爲母親道母親不將責余癡乎蓋余與耶之私意阿母雖親要亦未便與聞况母於余歸甯之後卽有命余住過一月之意今祇四天彼豈能許我歸乎然則歸家兩字當然不成問題特不知耶之對於春寒究作如何之感想也

三十六 教書教繡度光陰

四月二十一日晴昨日思慮過多身體甚倦故起身甚遲甫啓門秋菊入爲

余整理粧台及被褥。早餐後。弟入余室。憶我之日記中。久不述及我弟。豈此數日中。弟曾不一顧余耶。蓋弟赴舅氏家。昨晚始回。四時已晚。不及見余。故於清晨始至也。弟語余曰。我居舅家。見表兄書室。置有童話數冊。我甚愛之。表兄曾爲我略講數則。頗覺津津有味。弟擬亦往購。姊其伴我往乎。余以寂居無事。易增煩惱。正欲往外消遣。苦無伴侶。聞弟言。遂諾之。弟并馳告余母。取數銀幣。偕余出。赴就近書肆。則購書者雲集。櫃上夥友。頗有應接不暇之勢。見余衣服美麗。極表歡迎。舍其應接他主。顧咸來就余。詢所購書目。余告之。付值携書出。偕弟歸。日已傍午。乃就午膳。既畢。弟出書本瀏覽。未能融會貫通。乃倩余教之。其書名爲中山狼。文字係白話體。弟固了解。惟主意所在。不無疑惑。余卽曉之曰。狼之遇獵。命垂危矣。得東郭先生之救。故得免。則狼之對於先生。應如何感激。以報答其活命之恩。乃心存殘暴。忘恩負義。竟欲

捕先生而食之。無執杖老者。設計斃狼。則先生不免爲狼所害。恩將讎報。狼之謂矣。然種好因者。必得好果。先生救狼。所以遇老者之救護。因果之說。洵不誣也。我儕將來立身社會。一舉一動。在在當引以爲殷鑒。庶得有良好之結果。弟唯唯領教。爲狀殊欣悅。余知其已心領而神會矣。弟復取一冊倩余教。余曰。飯須細嚼而後咽。否則不易消化。讀書亦然。中山狼事。弟雖明白。然尙須熟思其味。加意攷索。庶幾有裨於實際。否則猶飯之不嚼而咽。欲無疾病。不可得也。弟然之。遂他往。余以所繡鞋尙未竣工。復從事於針黹。秋菊伴余。諦視余之手續。頗有豔羨之意。余乃以刺繡教之。秋菊亦甚伶俐。稍稍指示。亦已了了。自是秋菊益親余。余亦視之猶妹也。

三十七 莫把相思寄紅豆

四月二十二日。晴。余歸甯已六日矣。不見個郎。以一日三秋計之。真不堪回。

首矣。雖然。夫婦恩情。在百年。不在一日。余已於郎前言之。今而如此。不幾自相矛盾乎。令郎而有知。轉而譏余。余當亦啞然失笑。江南紅豆。易惹相思。余今自誓。不願再有思郎之念。况與郎會面。僅有三天。苟余母而不許。余隨郎歸者。郎來已可解余相思之苦。何必朝朝暮暮。念念弗忘哉。然郎總不然。郎多情人也。觀其臨別依依之態。則此數日來之相思。當有不堪言喻者矣。是日姨母來相見。畢。頻頻探問余家母况。余約略言之。並詢及郎狀。余羞澀。不願言。姨母曰。芬兒。人都嘖嘖稱道。汝豔福不淺也。汝郎不言。余亦有所聞。知汝郎甚愛汝。今汝在此。汝郎在彼。分居兩地。相思之苦。不待言矣。余淡然曰。夫妻須爲偕老計。余郎達人。方有遠志。豈若庸夫俗子。斤斤於牀第閒哉。姨母聞余語。狀若不歡。余知出言不遜。觸犯姨母。心亦不安。旋以他語亂之。與之談天說地。良久。姨母色始霽。及晚。母命姨母偕余宿。姨母不願。曰。芬兒。慣。

與。新。郎。宿。豈。肯。降。心。相。就。與。老。身。共。被。乎。余。佯。留。之。姨。母。知。機。終。不。欲。宿。余。室。余。依。舊。孤。眠。思。郎。之。感。幾。乎。復。起。卒。強。自。抑。制。之。復。於。枕。上。成。七。絕。一。聯。曰。『人。生。難。得。做。新。娘。甜。蜜。風。光。不。易。嘗。莫。把。相。思。寄。紅。豆。剎。那。又。欲。伴。君。郎。』詩。成。余。起。而。錄。之。俟。歸。家。後。以。就。正。於。郎。者。屆。時。想。郎。必。有。和。余。之。句。閨。房。之。內。互。爲。吟。詠。洵。風。雅。事。也。

三十八 陶情且作樗蒲戲

四月二十三日。陰。且有風。余起身後。余母語余曰。兒歸數日。余昏憤。未嘗有饌饗汝。今姨母又在。余擬囑秋菊至菜館。購和菜一席。團聚食之。當亦家中之樂事也。余唯唯。母又曰。四元乎。抑六元乎。余曰。家無幾人。四元足矣。當今經濟困難。總以節省爲主。母曰。然則三元可乎。余曰。亦已足矣。於是呼秋菊至。命至聚賓園。定三元和菜。曾幾何時。菜至矣。入席者爲余父、余母、姨母、余

弟、余妹與余共六人。秋菊在旁斟酒。姨母量最宏。數觥竟不醉。余則與紅友無緣。涓滴不入。席終已鐘鳴二下矣。姨母曰：吾不作盧雉戲。已數月於茲矣。日長無事。盍招集數人。共遊竹林乎。余母可之。命余入局。以助姨母興。母又爲招鄰女彩娥、青萍二人作陪。方成一局。四圈莊後。姨母大負。青萍次之。余頗佔優勝。彩娥次之。兩勝兩負。行將告終。姨母欲繼續作戰。余以勝故。不便推諉。首先贊成。彩娥默然。青萍則與姨母表同意。蓋欲反本也。於是繼續四圈莊。結果彩娥亦負。余一人獨勝。姨母付余鈔幣拾元。尙不足數。余曰：餘數可作罷論。彩娥則負三元有奇。余取其三元。青雲則付余五元。余找還銅元五百。雀局終。余共獲十八元之譜。姨母曰：芬兒喜氣冲冲。故能大勝。余輩不識相。與之共局。然及今悔之。固已晚矣。余留青萍、彩娥晚膳。仍囑秋菊定三元和菜。俄而菜至。杯盤交錯。相與歡然。席散。青萍、彩娥告別。余亦入臥房。以

雀戰故。用腦過度。頭目暈眩。遂寢。至午夜。則身發熱。蓋櫻小恙矣。

三十九 偶沾小恙惹親憂

四月二十四日。雨。余身熱未退。不能起。母聞而大憂。母爲余延醫。余曰。兒性不喜藥。此小恙。豈足爲患。母勿掛念。稍事休養。便能自愈也。母口雖然之。而心終不忍。問寒。噓暖。時時不休。母以余之疾。得之於雀戰。頗恨姨母之多事。余恐其與姨母存芥蒂。語之曰。余無大疾。午後可起身也。余母終不直姨母所爲。竟現於辭色。姨母遂不歡而歸。余自維病之原。直由思耶。耶過度之故。姨母亦冤矣哉。余卽欲離床。免致余母顧慮。無如身熱之後。四肢乏力。欲起而猶未能也。午後。母爲延醫生來。診余脈。謂無甚病狀。不過思慮過度。有以致之。不足介意也。母聆醫生言。始寬心。醫又言。苟心境快樂。無俗事之纏繞。病且立愈矣。余細味醫生之言。頗中肯綮。夫余豈病耶。特以思耶。心切。長夜失。

眠。而。身。體。虛。弱。精。神。痿。疲。致。起。微。寒。微。熱。耳。病。云。何。哉。奈。阿。母。多。情。非。特。看。護。余。且。爲。余。求。醫。藥。父。母。之。愛。其。子。女。竟。若。是。其。深。且。切。哉。夫。余。今。已。嫁。之。女。耳。在。理。已。爲。外。人。余。母。而。漠。然。視。之。亦。不。爲。過。母。待。余。若。是。則。余。當。幼。穉。時。期。母。之。愛。余。更。不。知。幾。倍。於。今。日。也。爲。子。女。者。對。於。父。母。可。不。思。報。答。之。道。乎。余。思。至。此。知。余。母。之。恩。罔。極。而。余。未。嘗。圖。報。余。之。罪。亦。罔。極。然。則。母。欲。命。余。作。伴。留。余。彌。月。余。豈。能。以。郎。思。余。之。故。遽。違。母。命。增。益。余。罪。哉。與。郎。十。日。之。約。余。其。不。能。踐。矣。郎。來。也。可。婉。言。却。之。郎。苟。不。來。則。負。約。在。郎。郎。可。無。辭。矣。

四十 弱妹還來繡繡花

四月二十五日晴。余於昨夕服藥後。渾身汗流。病遂若失。竊歎醫生之高妙。所謂着手成春者。是醫當無愧色。天破曉。母卽至余室。探余病况。余具告之。

母乃大喜。余既起。余妹芳英來。勸余繡花。芳英僅五齡耳。母愛之甚。如老牛之舐犢然。彼有所求。母往往一如其意。所求不遂。彼將大號。故彼勸余繡花。余亦不能不爲之繡。余先繪花樣。令芳英自擇。芳英審視再三。擇一蛺蝶穿花圖。余爲彼繡之。芳英樂甚。費半日之久。始竣事。芳英持以示母。母曰。得勿姊所繡乎。芳英曰。然。母曰。姊病新愈。何驚擾之。芳英不語。母又入視余。余告之曰。兒無恙矣。母其勿憂。母曰。兒初病。在在宜留意。勿過勞心力。俾易以復原。余唯唯。母去。竊思母之爲余關心。至矣。盡矣。余當息心靜氣。屏除萬念。俾得早復原狀。母使阿母殷憂。是亦余之孝道也。所最足動余思慮者。莫個。郎若。余今且置之腦後。把郎當作途人。庶幾思郎之念絕。而疲精勞神之事。無所有矣。主意已定。於是萬念都消。長日無事。倚枕高臥。不覺沉沉入夢。及醒。已晚膳時矣。餐畢。食水菓少許。以助消化。時方八下。母催余睡。余卽息燈就

寢以不作思慮。易以入睡。通宵達旦。暢遊華胥國裏。而余之精神爽快無比矣。

四十一 有約不來心惻惻

四月二十六日。晴。余以昨夕酣睡之故。精神飽滿。以故黎明即起。迨秋菊以臉水進。余梳裝已畢矣。秋菊曰。小姐何起之早也。得勿今日潘家公子來乎。余與郎之密約。今日本是郎來之期。但余已不欲記憶之矣。秋菊靈心慧舌。竟能識破。驀然道及。遂使余之腦海中。復有郎之印象。早餐後。余色然喜。母親觀余狀。大慰。蓋慰余精神之完全復舊也。而郎之來。母未之知。余亦不便爲母告。蓋歸甯須彌月。今十日而郎來。實爲荆舉。非通例也。時鐘十下。余寂坐房中。私忖。郎而來者。此時當準備啓行也。迨時鐘十一下。余心不覺怦怦動。雖曰屏除萬念。而一念及郎。即欲屏除。而不得以時光計之。郎必在半途。中。

蓋郎曾有紅日正中之約也。乃啓臥室之門。反身而閉之。登露台上。時則日已近午。日光滿射台上。正郎約時也。引領東望。遙見鄉間村裏。黑煙繚繞。當已黃梁飯熟時矣。乃東道之上。並無行人。郎其不來也。則臨別之言猶在。夫固口血未乾也。正欲下台。忽見東邊村後。隱隱有數人西來。余喜曰。郎其來矣。抑何遲遲。我行也。後引領而望之。其人漸漸近。余眼簾視之。無一似郎者。乃大失所望。繼而自解曰。余何若是其愚也。彼村後之人。同行甚衆。郎而來此。甯有多人。康莊大道之上。行人絡繹不絕。將何從而覓得郎君耶。甚矣哉。余何夢夢也。乃毅然下台。方緣梯而下。忽聞有人呼曰。汝登高引領。其盼余至耶。余以今日有事羈身。本不暇來。祇以前曾有約。未便食言。且爲顧全信用計。尤不得不至。因趕速料理。尅日前來。然遲遲我行。有勞盼望矣。汝其怨余而不余信乎。語音清晰。歷歷入余耳鼓。余暗自思曰。此係郎矣。何其語言

之吻合也。其所謂怨者。疑余背之而下也。蓋郎固時作此語以詢余也。噫。是必郎無疑矣。於是回身而上。重登台巔。意郎必竚立於下。且仰其首以視余。將與余攀話也。孰意台下闐焉無人。台之西北。則有荒邱。邱巔一人。下向而立。注視邱下之人。旋聞其語曰。君今踐約而來。足見誠信。又何怨乎。言訖。由邱巔疾行而下。與邱下人攜手而去。余始知頃之發言者。乃邱下人也。又大失所望。此時鐘鳴十二。秋菊已準備午膳。尋余就餐也。午後敲門犬吠。時有聲音。心中雖有或係郎來之感。然幾回掃興。倦於盼望矣。

四十二 華箋一幅訴衷情

四月二十七日。晴。昨宵余以郎負約。百思不得其故。轉念郎之不來。事亦良佳。蓋郎來余亦不能隨郎歸。反增却許多煩惱。故不如不來之爲愈。然一旬已來。音信杳然。余終不忍契然置之。爰作書一通。以罄哀曲。書曰。

郎君愛鑒。睽違笑貌。瞬息旬餘。追念歡情。能母渴念。于歸彌月。叨蒙青
眼。頻加結契。三生久已。紅絲牢繫。風晨月夕。對月臨風。雨暮雲期。望雲
思雨。縱睽違。不過數英里。恍如天涯地角之遙。而別離未至。兩星期大
有。一日三秋之感。聽到籠中鸚鵡。嚶嚶如說。郎來啼殘天外。杜鵑語語。
教儂腸斷。鴛鴦枕上好夢。停圓錦繡帳中。迷魂顛倒。有時孤燈學繡。滿
結燈花。暗卜我郎加餐之喜。有時對月吟風。坐看月色。默會我人團聚
之時。愛河若決。知兩人一樣痴心。情海無涯。緩幾日重溫舊夢。縱別來
未久而無限情思。要不能以三寸毛錐寫盡。許多幽隱也。妾歸甯以後
母氏多情。殷勤挽駕。非至蟾圓重易。未許歸來。妾也思郎情切。竟至臥
病牀頭。藥爐茶竈。小了頭奔命未遑。轂擊肩摩。大醫家請診殆遍。幸蒙
蒼天庇佑。醫藥有靈。遽行復舊。初擬以一紙花箋。略傳病狀。繼恐無補。

於。妾。之。疾。而。適。足。以。傷。君。之。心。是。以。輟。然。終。止。也。今。幸。矣。一。日。三。餐。算。得。別。來。無。恙。千。愁。萬。恨。都。從。忙。裏。偷。消。當。此。高。閣。幽。居。弄。玉。偶。然。引。鳳。一。到。夜。闌。人。靜。夜。涼。每。苦。衾。寒。雖。然。伉。儷。之。歡。天。長。地。久。要。當。計。及。百。年。奚。必。爭。之。一。日。在。郎。雖。志。在。雄。飛。急。色。兒。原。自。可。恥。在。妾。縱。不。甘。雌。伏。意。中。人。夢。裏。堪。尋。蓋。妾。之。身。雖。與。郎。離。而。妾。之。魂。無。日。不。隨。郎。左。右。也。妾。本。歸。心。如。箭。祇。以。阿。母。之。惜。別。不。亞。我。郎。致。妾。不。忍。飄。然。思。去。耳。妾。恨。無。分。身。術。直。到。郎。前。傾。吐。一。番。別。緒。惟。此。一。幅。華。箋。直。達。郎。君。座。右。郎。讀。書。中。語。當。不。啻。夜。半。無。人。喁。喁。絮。語。時。也。情。長。紙。短。不。盡。欲。言。

諸希垂鑒。

妾慧芬上。

書竟。納之封中。置妝台上。忽秋菊至。余母亦來。秋菊眼快。曰。小姐將致書公子乎。母乃啓封而視。余赧甚。又不可奪此書於阿母之手而藏匿之。阿母見

之。其將責余耶。抑笑余耶。姑不必說。責也笑也。要皆非余所願受者。然而二者之間。有一於此。不得免矣。自恨倉皇不慎。漏此祕密。然而已無及矣。母閱竟舉首視余。余急垂首。用精銳之目梢。斜睇阿母。靜候其發言。母方口吻翕翕。若有所語。余則心中驚懼。度母此言。必不利於余也。聞母曰。兒其欲回乎。來此未久。可再緩幾時。堦必無恙。奚容念念不忘哉。何怪秋菊語余。謂兒之得病。實係相思之故。兒其寬懷。勿起無謂之思想。致傷及身體。而貽吾憂。且堦而有知。亦必不安。是愛之反以累之矣。烏乎可。言已而出。余受母慰。轉覺羞赧。甚於人之責我而笑我。此乃心理作用。使之然也。既而命秋菊投之郵。預算明日。此時。即可閱我書矣。

四十三 弟妹相爭戲水圖

四月二十八日。晴。余以母屢次挽留。思歸之念已絕。蓋郎縱可親。而阿母之

恩愛亦奚能置之腦後。余於是決然從母命。不復急遽言旋矣。午後無事。余妹芳英入余室。呼余曰。姊前者爲余所繡之蝴蝶。是何意思。姊其告我。余曰。余爲妹所繡之圖。不僅蝴蝶。且有菜花。此所謂峽蝶穿花也。妹大悅。曰。今日可復繡乎。余曰。諾。爲繪鴛鴦戲水圖。妹倩余解說。余說明之。妹又大樂。勸余速繡。將下手矣。母適來。責芳英曰。姊病初愈。何纏繞之。余曰。吾已痊可矣。母曰。亦宜靜養。勿多勞動。妹聞母言。乃大哭。余慰之曰。母悲。姊儘爲妹繡成也。妹始轉悲爲喜。母去。余專心爲之刺繡。及暮而成。妹視鴛鴦栩栩欲活。喜極。持以示母。并示壺弟。弟奪其繡。妹大呼。余乃謂弟曰。妹年幼。弟當愛護之。何可奪其恩物也。弟如有興。可至余處。爲講故事。不較愈於妹之恩物乎。弟聞余言。遂將所繡之圖。還之妹。妹始欣然。余爲弟講故事。弟頗津津有味。並勸余講關公事。余歷歷言之。至麥城昇天。弟大憤。摩拳擦掌。曰。吾恨不食呂蒙

之肉。此可見兒童天真爛漫。是非之心。早已存在。關公之爲關公。其令人生敬。固自有在也。講畢。已十點鐘矣。余遂寢。

四十四 青鳥銜來萬種情

四十二十九日。陰。余昨日爲妹刺繡。爲弟講演。精神稍勞。故起身甚遲。早餐竟有郵差入余門。余始悟爲郎有回信來矣。乃接視之。則封面書余父收受。知非郎信。一若大失所望。自是心中盼郎音信。頗覺急切。午膳後。郵差又來。秋菊接一函示余。視之。固郎信也。其言曰。

慧芬我愛。承蒙眷念。惠我魚書。展誦之餘。且驚且喜。當夫花晨月夕。雙影進隨。鴛侶鳳儔。兩心契合。同夢甫經匝月。愛情直抵百年。一朝闊別。卿憐我愛。續繼固自同情。兩地睽違。人靜更闌。眷懷能無一致。推我之心。度卿之意。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我兩人相思相愛。相愛相思。要

無不與時俱積。與日俱增也。疇昔之夜。夢魂顛倒。夢話喃喃。恍惚月下。映吟燈前。伴誦卿卿我我。飽嘗此甜蜜風光。斯何故。因思成幻。因幻成夢。質之我愛。亦同具此痴情否。乎。來書云云。卿固未嘗不思歸。祇以岳母挽駕。不忍分離。此母女間天然舐犢之情。吾愛苦衷。固不足爲岳母道。而岳母之美意。吾愛亦毋庸過拂也。雖然。聽毗隣夫婦。喁喁唧唧。每夜雙飛。看花裏鴛鴦。鰈鰈鸚鵡。不時比翼。人非木石。能不動情。况簾前鸚鵡。牙牙嘲我。孤眠枝上。鴝鶒語語。催卿歸去。卿係解人。好夢重圓。可速則速。何必姍姍來遲。令意中人望穿秋水。耶。十天期滿。滿擬邀卿。祇以母氏性情固塞。拘泥成規。謂新娘彌月而歸。亦當彌月而返。力阻余行。致違密約。想卿必能諒我也。自然是而後。月暈牆花。恍似裙釵影。至風敲檐馬。錯訝環珮聲。來寄相思於紅豆。行雲行雨。夢中空憶楚王。嘗

苦味之黃蓮。采葑采菲。枕上空懷彼美。樂莫樂兮。新婚悲莫悲兮。乍別我固憐卿。卿須憐我。晨妝理竟。盍歸乎來。

勝安頓首。

余閱竟。喜甚。入夜。反覆視郎書。郎情如密。溢於言表。余雖當順從母意。彌月而歸。然郎也如此。淒涼况味。安可久嘗。余當商之余母。提前歸期。以慰郎念。固不必拘拘於常例也。

四十五 得聞婦字暗歡欣

四月三十日。陰。昨宵余以得郎書。喜而不寐。細味郎意。固盼余早日言旋。渠似爲姑所阻。不達一月。不能來矣。然則余之歸也。當出於自動。惟有商之余母。然余與郎之隱情。亦豈足爲母道。母而苦留余。余將奈之何。再四思維。實無良策。然余而默默不言。母亦何由知余意。不如姑妄言之。母過來人。或能了解。則余得以早日歸旋。免余思郎。免郎思余。時起無謂之煩惱。主意已定。

乃入余母室。母見余至。已知余有歸意。曰：「昨日兒得壻書。得母催兒歸去乎。既若是。壻何不來一紙書而催歸。常例不應如是。」余聞母言。知母意並不拘執。祇須郎來。便縱余歸矣。於是隨機應變。答之曰：「郎之書固催歸。而稍緩數天。郎亦將親自來也。」母無言。窺其狀。似亦和易。蓋母究愛余。余與郎之情好。母亦能想像得之。已無必留之意。余至是不禁欣然色喜。因語母曰：「兒來已一旬有餘矣。以常例言之。須彌月而後返。今兒之婚禮。係屬新式。固不必拘拘於常例也。明日是五月一號。兒將返。取一月之開始。爲最吉利之日。望母勿留。兒去後。歸省之期。以後不復拘定。隨時可以歸甯也。至郎來與否。亦何容拘執。渠而不來。吾家可以省却供應之費。於家庭經濟。不無小補也。」母曰：「其如人言何。」余曰：「何妨。我儕負移易風俗。改良社會之責。彼蚩蚩者。氓不識不知。聽之而已。」母曰：「然則我家當備禮物。以答報汝姑厚意。」言次。命秋菊入。

市購罐頭食品多種。並定肩輿一乘。准明日午後送余歸家。余以母能曲諒苦衷。竟喜而不寐。

四十六 郎來反是阻歸期

五月一日晴。余起身甚早。以昨日母已準備送余歸。余之所求已遂。愉快之情。非楮墨所能罄。早餐畢。余從事梳妝。秋菊侍側。供余驅使。梳畢。攬鏡照之。未能愜意。適母來余室。遂爲余梳理。梳畢。而輿夫至。母命廚娘備午膳。並爲余更換新衣。忽門外黑奴嘻嘻聲。秋菊出視之。奔告余曰。潘家公子來矣。余曰。信乎。秋菊曰。婢子安敢欺小姐。余遂偕母下樓。果見郎在堂上。與余父敘寒暄。余見之。相對默然。不能作一語。郎見余母。急起而爲禮。母乃命秋菊赴菜館。購全席歸。並辭去輿夫。囑其緩日再來。輿夫唯唯去。父乃延郎坐上位。郎謙遜再。父強之坐。郎不得辭。遂南面坐。父與弟則坐於郎之左右。余與母

妹均依次坐定。秋菊在旁斟酒。郎稍能飲。秋菊欲醉之。頻斟。郎亦慧者。豈肯中計。固辭弗飲。余並告余父曰。彼固不善飲。速以飯至可也。母乃命秋菊撤壺。易以飯。食畢。僅二時許。郎欲辭行。母苦留之。蓋郎之來。適阻余之歸。母以郎不常來。堅欲留郎過宿。表示殷勤之意。郎無奈。允之。光陰易過。轉瞬昏黃。母命郎宿余室。余不能偕郎臥。乃轉宿於母室。而余之榻上。爲郎故。余分外整理之。引郎就臥。囑弟伴之。余欲有所言。而期期不能出之口。郎亦惟目視余而已。蓋久別重逢。人心大抵如此。不足怪也。郎既臥。余亦歸寢。

四十七 瞞人私道相思苦

五月二日。陰。余起身後。卽促秋菊備臉水。并以余所用之牙刷牙粉。交秋菊帶至郎處。而秋菊仍復帶回。余怪問之。秋菊曰。公子猶未起。而小主人則已不在。婢見室門已啓。料係姑爺必起。而小主人猶眠。而不料其反是也。余聞

郎未起。頓有感觸。謂婢曰。汝趣煮早餐。余郎乘間入房。則郎已披衣起坐矣。余就坐於牀前。詢郎曰。君來何遲也。與君別時。固明言十日者。豈郎已忘之耶。郎曰。此中苦心一言難盡。而前函已略告卿矣。母膠持成見。父亦未能破除。俗例謂新娘歸甯。期須彌月。今而往。邀不將貽人以笑柄。仰且岳家父母必不許也。噫。卿乎。余與卿固有枕邊之約也。而余父余母未之知。安得據實以告。求其垂允。余足以不能踐約而來也。余曰。今胡爲乎來哉。郎若不來。余早歸矣。郎聞言愕然。若自悔其此來之多事者。急詢余以故。余具告之。郎露懊喪狀。曰。余之來亦自不易。費盡千言萬語。始得父母之一諾。不料余之來適足以阻卿之歸。是殆冥冥之中有播弄人家好事者在乎。不然。卿之歸期與余之來也。何不先不後。竟若是其巧哉。雖然。今日可以歸矣。余曰。今天陰。勢將陰雨。阿母必不我許。不如姑俟晴明之日。再定行期。免起種種煩惱。

郎聞余言。低頭無語。余曰。欲速則不達也。郎終慙然。忽注視余面。不稍瞬。作驚恐之狀。詢余曰。憶卿歸時。貌極豐腴。奈何兩星期來。竟非昔比也。卿來書云云。謂已無恙。何玉容憔悴。一至此乎。余乃告以相思致病。郎聞余言。幾至泣下。堅握余手。不忍釋。余以私語已久。倘被人窺見。將笑余之情急而疑余與郎有若何之舉動矣。因別郎出。則秋菊早餐猶未煑熟也。午後弟伴郎出遊。阿母仍留郎宿。郎以余有言在先。未辭。蓋郎意必欲偕余同歸也。

四十八 今朝陰雨天留客

五月三日。雨昨夕已打定主意。將訴之余母。偕郎歸旋。今日天乃下雨。致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憾。蒼蒼者天。仰何作難。乃爾。余焦急之意。見之於面。郎見之。疑余別有所苦。呼余至僻處。頻頻慰問。余恐勞郎之思慮。不以直告。詎郎亦歸心如箭。語余曰。天苟晴。今日余必偕卿歸。孰料天不做美。沛然下雨。真

教。人。氣。悶。死。矣。余。佯。慰。郎。曰。余。以。郎。難。得。來。仍。欲。余。郎。郎。何。汲。汲。然。耶。然。余。對。郎。之。言。如。此。而。余。之。心。理。適。得。其。反。蓋。余。未。嘗。不。急。欲。與。郎。歸。也。郎。來。此。間。雖。日。與。郎。會。晤。無。如。滿。腔。心。事。不。能。傾。吐。郎。前。蓋。日。間。耳。目。多。豈。若。夜。半。無。人。並。頭。細。語。不。致。漏。洩。春。光。乎。故。間。或。與。郎。語。終。不。能。傾。吐。肺。腑。郎。之。來。一。如。未。來。且。進。而。言。之。郎。之。來。更。不。如。未。來。蓋。郎。未。來。與。郎。天。各。一。方。萬。念。可。以。無。影。無。蹤。而。絕。郎。來。矣。可。望。而。不。可。即。欲。言。而。不。能。言。直。有。令。余。以。難。忍。者。今。日。之。雨。苟。立。時。可。霽。則。明。日。午。後。尙。可。言。旋。倘。不。然。者。則。余。與。郎。之。歸。期。尙。不。可。必。也。奈。何。惟。有。冀。天。心。之。默。佑。祝。其。早。放。晴。光。而。已。雖。然。彼。蒼。者。天。慣。弄。人。家。好。事。安。得。使。余。如。願。以。償。乎。余。之。思。念。如。此。余。之。狀。貌。如。痴。郎。在。側。撫。余。額。曰。卿。有。所。思。乎。我。知。卿。亦。歸。心。如。箭。也。言。時。秋。菊。適。至。余。與。郎。乃。告。別。恐。其。柳。條。多。口。捏。造。謠。言。使。余。與。郎。以。難。堪。也。午。膳。後。母。以。天。雨。

故舉家悶欲死。命秋菊市鮮肉。並出米粉。做湯團作點。臨食。秋菊曰。明日天氣晴明。小姐必偕公子歸旋。今日之湯團。所以預祝小姐公子之團圓也。余無言。母則止之曰。怪了頭。何好多嘴。小姐公子。干你何事。郎聞而赧然。晚膳後。郎仍入余之臥室。而余則與妹寤。蓋余之臥室。鵲巢鳩佔者。已三天矣。

四十九 重提歸事費商量

五月四日。雨止。惟天陰雨風。早餐後。母語余曰。壻今日將邀兒歸。汝父意以兒歸未久。尙欲留兒。壻而有所事。可令先去。不知兒意若何。余曰。父親多情。然兒久居此。悒悒寡歡。故兒欲偕郎共去也。母笑曰。久居而悒悒寡歡。然則兒自幼及嫁。何未曾道及寡歡也。余赧然不能答。母曰。然則留壻居此。待汝父另選吉日。然後送若曹回去如何。余曰。今天便是吉日。祇須稟白父親。兒近日心理。惟思速回。亦不自知其何由也。倘再留。恐兒之身體。或以感想而重

罹疾病矣。母固愛余者。且曾見余致郎之書。知余之思郎切。每感動。乃曰。余當往告汝父。送汝回。我儕老矣。他日有暇。須時時歸省也。余唯唯。俄而郎入書齋。見余父。余母亦在。正述余等回家事也。郎既入。託言親命。促余回去。父曰。我女來未久。何可遽歸。婿尙有暇。勿嫌簡慢。共住此間。緩日自當雇車相送。時余立書齋之外。竊聽父言。殊覺失望。又聞郎言曰。婿來時。家父及母再三相囑。謂令愛來此固未久。祇以舍間內事。乏人照料。用邀之回。他日得暇。當囑伊前來侍奉。郎言至此。阿母又曰。女兒意亦思暫回。他日再來。不如允之行。免得彼等憂思。况女兒質弱。一不如意。疾病隨之。不可強也。父素以母之言爲然。於是不復留。掀髯曰。今日風。明日早餐後。說知車夫。送其暫回可也。郎不復言。母曰。準明日可耳。余亦默然。蓋如再嘵嘵。亦足以傷親心。余不忍也。

五十 奔車載豔人歸去

五月五日。陰晨起。準備行裝。秋菊助余整理。以衣服置箱篋之內。早餐既竟。天忽微雨。一若阻余等之行者。然余與余夫。歸心已決。不復可移。况又得雙親之允許。豈肯以天雨之故。頓然作罷耶。母來語余曰。天雨矣。安能歸。余曰。微雨何傷也。兒等決行矣。乃偕郎往別余父。父曰。天雨矣。今日而歸者。汝家中人。不將謂余吝嗇。不汝留乎。郎曰。舍間事冗。不便久留。天無大雨。無害於行。况又有車輛伴送。雨亦何妨。言已。竟欲即去。父乃曰。汝等去志既決。余不復留。惟時已近午。飯後而行。當無妨礙。郎猶謙辭。經余勸阻。始允。及膳饌甚豐。余父似爲餞行而備者。膳畢。略坐片時。雨亦止。秋菜喚小車來。乃復辭別雙親。余對於余母。殊覺依戀不捨。然以從郎歸去。不暇兼顧余母。甚矣。情魔之爲力也。乃竟并此孝思而奪之。故世人多惑於婦人之言。而忤逆其親者。

與余同此心理也。余雖知之。而終不能改之。何怪乎世人之迷而不悟也。車輪輾轉。瞬息抵家。途中雖與郎同車。而礙於車夫耳目。不能作密談。所幸今宵共枕。滿腔別緒。儘可傾吐。郎前固不必爭此一刻也。既抵家門。香兒出迓。爲余搬行李。余則攜禮物至翁姑處。拜見後。轉達余父余母意。翁姑稱謝。余旋入房。啓箱篋。出所製之鞋。一一分贈。姑甚贊余刺繡之工。而瑞芝得鞋尤大樂。頻呼嫂不止。郎亦得一雙。審視者再。曰此鞋色既雅潔可愛。式樣又的的入時。卿其妙手也。晚餐已。入房就寢。久別重逢。另有一種况味。人情大抵皆然。然亦無可入日記中者。故不備載。後人有閱我書者。可以意會之也。

五十一 看郎郎更覺風流

五月六日晴。昨宵爲久別重逢之第一。遭入睡後。身體異常困倦。一覺醒來。已旭日高升矣。憶余等兩人。不共鴛枕。瞬屆兩旬。相視之下。轉覺含羞。曉裝。

既竟。余至姑處。藉罄離衷。姑詢余家狀況。余一一告之。姑頗歡。余母主持家政之得當。轉語余曰。當媳來歸。余曾言欲以家事付之。今將實行矣。料媳夙嫻姆訓。主我家家政。定能井井有條。余略致謙辭。俄而翁入。余卽辭姑而出。入房內。則郎方倚枕臥。想昨日風塵勞頓。因此精神困疲耳。余輕輕以被覆其身。恐郎受寒而致疾也。余兀坐於旁。目光注視郎不釋。郎貌勝潘安。取名勝安。誠名副其實。性情倜儻。瀟灑出塵。及今視之。萬種風流。更覺令人可愛。良久。郎欠伸者再。余恐其醒。屏息不敢動。郎復入睡。蓋其困倦之狀。可見一般。良久。郎不醒。余注視郎之面。則笑容可掬。如與余對語者然。側耳聽之。則鼻間微聞鼾聲。固知其尙在睡鄉也。余看郎正出神入化。而香兒入。呼余輩膳。余卽推郎醒。相將出房。至膳廳。則翁姑已入席。方待余輩至而舉箸也。席上比平時添二肴。姑雖不言。余知其爲余洗塵者。姑之想余。卽此可以概見。

膳畢。余入房。郎亦來。郎曰。余睡夢中似有人目灼灼視余。得勿卿耶。卿殆未識余而然耶。余曰。然也。小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郎與余別二旬餘矣。不仔細看。郎從何識郎。郎曰。看余何如。余曰。昔人有詩。『看卿卿更覺溫柔。』妾請轉其詞曰。『看郎郎更覺風流。』以斯句贈郎。郎無愧矣。郎笑曰。余昔贊卿詩才不弱。不料脫口成章。竟若是其佳妙也。自是以後。郎與余談久之。語近謔。天花亂墜。無可記之價值。故不足錄入。夕。余以郎倦。不復絮語。安然而臥。

五十二 昨宵往事喜重提

五月七日晴。昨夕余以郎困倦。不欲與郎作無益語。故登牀即安睡。無如晨維初唱。郎也已醒。頻推余起。余恐其過勞。作佯臥狀。少選。郎又呼余。似有所言。余以久別以後。未曾暢敘離衷。乃反身面郎。而臥問郎何事。喚余得勿和余談別後狀況乎。郎曰。否。余偶憶往事。頗滋快樂。是以欲吐於卿前。想卿必

樂聞之也。余曰：試言之。郎乃徐徐曰：余未娶以前，每思非得才貌兼優之女。子誓願鰥魚終老也。故余年十九，未結朱線，月下老人皆推辭不敏矣。及卿之姑丈至，言卿之才貌若何，品性若何，爲余作撮合山。余初未敢以爲信也。探訪之下，始知姑丈之言不謬。然及今思之，恐猶未足以盡卿之美也。卿未嫁時，亦有所感想乎。余曰：妾之宗旨，正與郎同。冰人來家，香兒自屏後竊聽。歸房報余，知婚姻之事，行將成就，而冰人極言郎才郎貌，妾初不之信。思潮起伏，頻以郎之才貌爲念，且念郎才貌雖佳，而性情或流剛愎，亦足爲終身之累。故阿母徵妾同意，妾則含羞答答，有口難言。迨乎佳期傳至，雖甚快樂，轉覺心驚。至坐花車也，入禮堂也，期時之惶恐，不堪言狀。蓋妾索索閨中吟詩學繡，本係慣爲，而此種事係破題兒第一遭，未經諳習，一切之舉動若何，頗費籌措。結褵之時，悉憑女僮相之指輝，而大失自由。及洞房花燭，帳後窺

郎始知郎之貌。實係出衆。然郎之才之性。時猶未能臆斷也。及來宵夜話。於以知郎之才驚人。郎之性情亦和易。妾心乃大慰。故歸甯以後。無餐不念。無步不思。而月夕風晨。大多感想。於是遞書寄緘。動問起居。蓋妾之軀殼。雖在母家。而妾之靈魂。固常在郎之左右也。每於宵來夢醒。則孤衾獨枕。長夜迢迢。情尤難堪矣。郎曰。余則自卿別後。每入此房。頻生感想。卿之起居如何。飲食如何。心境如何。都不能釋然無念也。所幸天從人願。卿得早日歸旋。倘斯時而獲居兩地者。則彼此情懷。將若何之潦倒不堪耶。喁喁久之。不覺東方已白。相將下牀。香兒已持臉水伺室外。郎啓門納之。香兒微笑而出。余私忖。我儕情話。必爲香兒探得矣。心甚懊恨。是日。郎赴友人宴。而余則爲瑞芝製新衣。瑞芝伴余。姑亦屢來探望。迨衣成而郎歸。帶醉狀。惡臭不堪嚮邇。就寢後。郎欲嘔者再。余灌以清水。吐止。乃偕入睡鄉。

五十三 辛勤裁製小姑衣

五月八日。陰。郎昨日醉。精神疲乏。余囑其安睡。郎領之。余既起。告姑以郎醉狀。姑不安。來視郎。郎曰。小醉也。容何傷。姑以余擅縫紉事。大喜。曰。瑞兒之衣。殊稱身。媳有此好手續。我家受用不淺矣。余因語姑曰。長日何事。無消遣方法。如有衣料。不需縫工。兒都可自製也。姑曰。如是固佳。安兒擬添製單衣。媳有暇。可爲選購衣料。隨時製就之。余曰。諾。姑乃以銀幣拾元授余。命余爲郎製衣。曰。不足可至余處補取也。余唯唯。午後。大放晴光。余挈瑞芝外出。爲郎購衣料。既至肆。忽悟郎之所好。未曾詢問。似亦未可專擅。然既入店肆。亦不便空手而出。乃爲瑞芝購嗶嘰衣料一件。而郎衣則未購也。歸詢郎意。郎曰。衣而出之。卿手。不論綢布。余皆歡愛。蓋可愛者。卿之。手續。而衣之美惡。余則不暇辨矣。郎言如是。余悔不爲郎購嗶嘰。因又詢郎曰。日下嗶嘰盛行。郎其

喜之乎。郎曰：正合余意。余於是重復入市。爲購常青嗶嘰歸。以示郎。郎大悅。並爲裁製之。而瑞芝則催余先製。余乃舍郎衣而製瑞芝衣。裁剪畢。而天已晚矣。乃於燈光之下。爲之縫紉。晚膳畢。續進行。郎催余眠。時瑞芝在旁。以衣未成就。頗不欲余睡。勸余製就而後已。郎頻促余。瑞芝曰：哥何情急。乃爾。豈哥自娶得嫂嫂之後。不慣孤眠乎。余爲之赧然。俄而姑來。以瑞芝久不歸寢。姑心不安也。姑見余方製衣。而所製者非郎衣。姑曰：何來金錢。爲瑞兒購得衣料耶。何怪其喜形於色也。余曰：銀幣拾元。購郎料尙有餘。是以爲妹購之。姑見余並顧及夫妹。亦色然喜。笑謂余曰：既如是。明日再製。時已晚矣。盍寢休。余曰：兒尙未倦。母可歸寢。此衣製成後。余寢未遲。姑見余勤。中心似無任快慰。意欲挈瑞芝出。而瑞芝不肯行。蓋欲待衣成而速加之身上也。女兒情生。注注如此。豈獨瑞芝爲然。姑出。瑞芝仍坐於余之旁。迨衣告竣。而時鐘已

報一下。瑞芝穿衣而去。余送之姑處。姑見長短適中。復稱余之能。余返入臥房。視郎則已入睡。卿余恐擾其清夢。輕輕登榻。臥於郎之側。迨余入夢。而郎猶未返南柯也。

五十四 深宵枕畔談家事

五月九日。雨。昨夕余寢已晚。郎先余起。余醒已三竿日上矣。瑞芝來。謂余曰。我已得新衣兩件。皆嫂所製。嫂愛我。我亦愛嫂。嫂今日肯爲我再製新衣乎。余以其貪得無厭。曉之曰。兩天之內。妹已有兩件。不必再求。妹年幼。多製新衣則不宜。因身體隨年齡而長大。身體長大。則今日之新衣不適用矣。不若明年再製之爲愈。瑞芝大悟。曰。然則嫂今日作何事。余曰。將爲汝哥哥製新衣也。瑞芝乃出。早餐畢。余在房中製郎衣。而郎則入書齋。出書中疑義。就正於翁。午膳後。余仍製衣。而郎則助余共製。郎非成衣匠。何亦能製衣。蓋郎聰

穎過人。此小道也。是以能之。迨乎魚更初躍。郎衣未成。穿之亦頗稱身。郎亦贊余。於是相將就寢。余以愛郎故。寢而不寐。與郎絮語久之。郎亦精神奮發。與余語其家世。娓娓不倦。郎曰。余本世家。至於我父。事事經濟。故家中不尙奢華。余結婚時。所做衣服。未能入時。此可見余父之節儉。余曰。節儉美德。居家固宜如此。否則崇尙奢華。家產必有蕩盡之一日。妾亦好節儉也。郎曰。父母老矣。欲將家事囑我。儕卿意如何。余曰。弟子服勞。分所宜爾。豈可推諉。但不知翁姑心理。果能信託否也。郎曰。母見卿慧。甚安心。惟父則慮余用財無度。猶躊躇也。余曰。旣如足。望郎以節用爲主。母使親憂。亦孝道也。郎唯唯。語已不覺魚更三躍矣。屏息良久。郎入睡。而余則輾轉反側。若有所思。迨破曉時。尙未入夢也。噫。疲矣。

五十五 病來郎意軟如綿

五月十日。雨初霽。郎先余起。按余額。愕然曰。卿病矣。得母連宵晏寢。有以致之。余曰。病乎。余固不自覺也。言次。躍然起。郎急止之。曰。身已發熱。須俟汗流之後。方可起身。否則一受風寒。外邪易入。不可治也。余曰。小恙何傷哉。郎曰。疾之起也。均小恙也。苟或不慎。小恙而變爲大病矣。余爲郎所阻。遂不得起。俄而姑聞余病。遽來視余。並欲爲余延醫。余止之。曰。兒病無礙。世多庸醫。設投藥劑。反而危險。姑曰。果無礙乎。抑亦何由致斯乎。得毋操勞過度而然乎。余曰。非也。兒身體虛弱耳。轉瞬卽愈。望姑勿憂。姑頻按余額。曰。熱勢未退。媳其善自珍攝。言次。顧謂郎曰。今日媳病。汝其留意。不可忽也。郎唯唯。於是不敢越雷池一步。噓寒問暖。看護甚周。余以姑與郎待余優。心中不覺愉快。午後發汗。病若失。謂郎曰。可以起矣。郎又止之。曰。起而受風。不若寢之爲安也。姑亦來阻。余曰。疾雖愈。靜養爲是。豈可遽起乎。余不忍拂姑與郎之美意。遂

亦偃臥牀第。瑞芝亦來伴余。以余兩日之內。爲之製成兩衣。所以對於余之感情甚美。其塊然天真。實令人可愛。瑞芝與郎。竟日坐於榻旁。以慰余寂寞。余恐其厭。時促之外出。瑞芝曰。此間有嫂在。不覺寂寞。出則厭矣。其善視余也如此。亦可見其富有情感者矣。郎則時撫余額。時握余手。多方慰余。入夕。竟衣不解帶。和衣而睡。余曰。妾已無病。奚必如是。如是則妾無病而郎將病矣。郎終不聽。瑞芝亦不願去。經余好言慰之。始歸寢。

五十六 閒眺江千萬感生

五月十一日。晴光大放。日麗風和。余小恙乍愈。家居殊嫌寂寞。乃與郎閒步出游。途中紅男綠女。絡繹不絕。蓋時方春暮。競作踏青遊也。旋抵江干。舉目遙望。則水天一色。浪靜風平。汽船林立。船頭高懸國旗。或英。或美。或係本國。莫不次次而築。表示其國家之狀態。而其他小艇。羣集江邊。俄見一汽船自

遠來。機輪軋軋。汽笛嗚嗚。激水成浪。高逾船頭。船既過。而浪猶起伏不不。忽又有一汽船來。衝水成浪。而浪乃愈激愈大。不禁暗歎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浪遂愈激而愈大矣。水猶如此。國亦何獨不然。方今內訌外患。紛至沓來。國事不堪復問。此與水中之浪。何以異哉。然船過之後。水浪即平。今我國軍人政客。跋扈囂張。長此不改。則國內之風波。愈激愈大。安得有平靜之日哉。較之水中之浪。殆有甚焉。奈何奈何。臨江之濱。有一酒樓。厥名醉春。爲一般墮鞭公子。走馬王孫。行樂紱歡之所。猜拳聲。簫管聲。時刺激於我人耳鼓。門庭如市。車馬如雲。攘攘熙熙。多係香國名花。青春美女。紙俛金迷。醉紅倚翠。荒淫無度。古之桀紂。不是過也。丁此世亂時艱之際。雖嘗胆臥薪。猶恐不能挽茲危局。而若輩昏昏夢夢。浪擲金錢。迷戀此歌台舞榭。誠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牆猶唱後庭花』。國民如是。欲國之不亡。烏可得哉。余俏立良

久。郎曰。其行乎。乃徐步而歸。

五十七 隔牆有耳不提防

五月十二日。晴。昨宵偕郎出遊後。百感交集。寢而不寐。黎明。郎以余病初愈。不宜悲傷。與余說快樂事。郎曰。卿試言之。上觀千古。下觀千古。美男子中。以何人爲最。余曰。潘安耳。郎曰。何以知之。余曰。目之於色。有同美焉。不然者。何爲而擲果盈車哉。郎曰。誠然。潘安之外。尙有其人乎。余沉思者再。曰。宋玉耳。既而曰。不然。妾已忘之。古之美男子。莫潘安若。自有郎而潘安之貌。不足稱矣。郎曰。何以云然。余曰。顧名思義而得之。郎之雅號。非勝安乎。勝安二字。卽貌勝潘安之義。於此。知古今美男子。算得郎第一。郎之外。均不足道矣。郎曰。誠哉。卿之能言也。然余盜潘安名。無潘安實。與之媲美。猶未也。况勝也哉。及今思之。余甚愧。余將易名。勝遜同音。余將易勝字爲遜字。斯能名副其實也。

余曰。郎母過謙。自妾視之。郎之美實過潘安。不然者。妾眼界高。其他男子都不屑一哂。而獨於郎則戀愛不忍舍哉。郎非美者。烏得博余愛若是。郎曰。蒙卿過譽。銘感無似。自我觀之。天下美女子。莫卿若矣。王嬙西施。自有卿而失其妍。齊姜宋子。自有卿而不足稱。天下美女子。舍卿其誰哉。余曰。郎何出此語。余何美之足道。郎曰。不足道。余已傾倒矣。苟足道也。將令余又若何也。言已。俛余不釋。而門外忽聞咳嗽聲。蓋香兒自余病後。奉姑命。臥於余之外室。便余差使。余輩之言。聲之歷歷。當亦忍俊不禁。故作咳嗽聲。以示意耳。余大悔。倘香兒宜傳於外。則我輩之語。不將貽笑大方哉。

五十八 惱他侍婢洩春光

五月十三日。陰。是日。鄰女芝芳來。見余微笑。芝芳者。香兒之契友也。想昨晨余與郎之私語。已爲香兒宣傳於外矣。余憾香兒甚。然卒無可如何。蓋余與

郎之枕邊語私語也。香兒聞之亦私相告人。彼此皆私。余果奈之何哉。然寸心則怦怦動。竊待芝芳之後語。芝芳徐言曰。嫂乎。多日不見。益更嬌麗。何怪勝安哥之獨垂青眼也。余聞而默然。蓋芝芳此語。明明含譏諷之意。香兒而不漏洩春光者。則其語果何從發生。可知香兒以吾輩私語告人。已有明證。然芝芳雖有譏諷語。余則不可因其譏諷而簡慢之。人情世故。不可忽也。於是與之敘寒暄。并詢以日來狀況。芝芳曰。妹實乏善可陳。不比嫂嫂得如意郎。滿面春風也。芝芳語至此。余意個侏子利口捷給。咄咄逼人。因亦出言嘲之。因語之曰。妹余之未來人也。余爲過來人。嫁得郎君。不過如是。轉瞬妹出閣後。與個郎如膠如漆。必有別種風情。膾炙人口也。芝芳聞而赧然。面呈赤色。乃與余語他事。余以其不復出難堪語。假以辭色。暢談間事。及午始去。余私忖香兒真可恨哉。倘其守口如瓶。不將余之隱情傳出。則今日余何至有

如是之煩惱。擬俟郎來。訴以香兒多嘴。稍稍懲戒。以警其後。轉念郎之對余。萬種溫存。而對於香兒。不免有幾分殘忍。往日之事。其前車之鑒也。是烏可告之。告之則造孽不淺矣。余何忍哉。是以對於香兒。容忍而已。以其人尙伶俐。平時侍奉甚周。故不屑以小過而苛待之。及夕。偕郎就寢。芝芳之語。余祕之。未嘗以告。惟心中自思祕密之語。已經洩漏。此後須事事提防耳。

五十九 探病舅翁冒雨來

五月十四日。雨。是日姑弟惠生來。姑迓之曰。弟乎。細雨迷濛。不辭跋涉之勞。耶。惠生曰。頃得音信。知新娘病。余頗不安。特來探望。姑曰。媳曾患病。今已愈矣。余聞之。趨至舅翁前。伸謝不已。舅翁曰。多日不見。瘦損多矣。言次。出銀幣授余。曰。今日天雨。未帶禮物。此箋箋者。爲微禮之代價。不嫌菲薄。望哂存也。余稱謝。曰。偶櫻賤恙。致勞錦念。復賜厚儀。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舅翁曰。彼此

係至親。故草率若是。不然者。不苟物品。安足爲禮。余以舅出至誠。乃受之。午膳。姑以舅翁爲自家人。並不添肴。余乃出銀幣四元。私囑香兒購酒菜。舅翁乃酷好杯中物者。大喜。且飲且述其子若媳之狀態。作恨恨聲曰。余琴弦久斷。所恃惟媳。而媳之待余。落落寡合。平時將何以堪。余慰之曰。嫂與舅翁分居。翁媳嫌疑宜避。故不便奉侍。余聞姑言。嫂甚賢慧。必不至薄待舅翁。舅翁勿怨。怨則嫂也有知。將存意見。而家庭不睦。非佳兆也。舅翁以余言之成理。嘉余賢淑。轉語姑曰。姊乎。得媳如此。於願足矣。姑頷之。酒既酣。舅翁知今日之宴。由於余之私財。起而謝曰。少奶奶如此多情。令余難乎爲長輩矣。余曰。稍伸微悃。何足掛之齒頰。舅翁復飲。曰。承少奶奶美意。今日當暢飲幾杯也。余與郎多附和之。令香兒斟酒。香兒固黠者。遂灌醉之。舅翁乃倒臥於堂之坑床上。姑頗厭之。余曰。老年人何足責。乃返身入房。取棉被覆其身。舅翁稍

醒。知余所爲。深爲嘉許。是日天雨未止。舅翁欲行。余與郎苦留之。遂宿於吾家焉。

六十 儂是情場得意人

五月十五日晴。余披衣起。出視舅翁。則已不知何處去矣。旋據姑言。謂渠關心家事。早已言歸矣。早餐竟。郎有事外出。余則獨坐閨房。思夫於歸以後。至今日乃兩易蟾圓矣。按之俗例。今日方在母家。準備歸旋也。畢竟我母開通。不拘俗例。許余早歸。不然。此數日之中。甜蜜風光。不將爲無形之消滅耶。語已。郎入語余曰。阿母謂卿今日當正式歸旋之期。特命廚娘準備酒筵。將以宴卿。余曰。有是乎。妾歸已多日矣。何必拘拘於常例。郎曰。彼老年人規行矩步。事事不肯苟且。所以余來招卿。渠輩堅執不允也。余至是。頗恨歸來之太早。翁姑雖默無一言。而其心理當不以爲然。正意慮間。香兒來招余赴宴。余

囑。郎。先。導。整。衣。而。出。姑。命。余。坐。首。席。曰。今。日。家。宴。爲。媳。洗。塵。也。在。理。固。當。如。媳。此。母。謹。辭。翁。亦。云。然。余。乃。就。座。翁。姑。等。依。次。入。席。佳。餚。美。酒。雜。陳。桌。上。杯。籌。交。錯。舉。家。歡。然。直。至。夕。陽。斜。照。方。始。畢。歸。余。歸。房。回。念。來。歸。兩。月。所。經。歷。者。無。非。賞。心。樂。事。爲。余。有。生。以。後。最。得。意。之。時。期。然。人。生。最。戀。念。者。過。去。最。希。望。者。未。來。過。去。之。事。雖。常。印。於。腦。海。中。不。過。偶。然。憶。及。而。已。未。來。者。之。若。何。則。有。無。窮。希。望。余。之。日。記。於。此。告。一。小。段。落。以。後。之。希。望。固。不。得。而。知。也。然。余。與。郎。之。愛。情。與。時。俱。進。與。日。俱。增。可。以。斷。言。他。日。余。之。祕。密。宣。洩。於。外。必。公。認。余。爲。情。場。得。意。人。余。苟。檢。閱。余。之。日。記。則。與。郎。增。進。愛。情。之。程。度。亦。不。難。探。索。而。得。之。是。編。之。作。可。以。垂。之。不。朽。矣。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甜密日記全一册

定價大洋四

版權專有
不准翻印

著者 慧芬女

校正者 沈

出版者

發行者 國華書局

總發行所 國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

(各省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本局最近出版各種小說

治遊南國佳人傳	二冊定價八角	小情春光豔影錄	二冊定價八角	小情著名小姐豔史	二冊定價八角	小情著名學生豔史	二冊定價八角	中國無頭大盜	一冊定價四角	偵探無頭大盜	一冊定價四角	滕固作壁畫	一冊實價四角	第一種壁畫	二冊定價一元二角	無邊風月傳	一冊定價六角	美人福初集	一冊定價六角	美人福二集	一冊定價六角	抗儷福	一冊定價五角	武俠異聞	二冊定價一元	塵海英雄傳	二冊定價一元	方中奇談	二冊定價一元	女中豪傑	二冊定價一元	技擊述聞	一冊定價三角	英雄肝胆錄	一冊定價四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士風雅史	一冊定價四角	美人聲色誌	二冊定價四角	定夷說集	二冊一元四角	定夷叢刊初集	一冊定價六角	定夷叢刊二集	一冊定價六角	民哀說集	一冊定價六角	明道叢刊	一冊定價七角	妙人兒	一冊定價四角	閨夢	一冊定價四角	蜜月旅行記	一冊定價四角	儷影	三冊定價一元	雙縊記	一冊定價五角	湘娥淚	一冊定價三角	南北浪遊記	一冊定價五角	雙梓碑	一冊定價四角	鴛湖潮	一冊定價五角	千金骨	一冊定價六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發行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